

金史



列傳第一

金史六十三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都總裁臣脫脫修

大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張升司業臣江汝德奉

書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節皇后

獻祖恭靖皇后

昭祖感順皇后

景祖昭肅皇后

世祖簡翼皇后

肅宗靖宣皇后

穆宗貞惠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崇妃蕭氏

太宗欽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母大氏

后徒單氏 諸嬖附

古者天子娶后三國來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息妬忌防淫慝塞禍亂也后亡則媵為繼室各以其叙無三媵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叙繼室者治其內政不敢正其位號禮廟無兩祔不並尊也魯成風始兩祔宋國三媵齊管氏三歸春秋皆譏之周禮

內宰其屬則內小臣閹人寺人次之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泉內司服又次之昏義稱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與春秋周禮合後世因仍其說後宮遂至數千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淫辟後宮寔多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宮簡少明昌以後大備內官制度諸妃視正品比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視正品比九嬪婕妤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

人視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內官也太祖嫡后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定策功欽憲有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時聖穆光懿欽憲皆祔宣獻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廟祔四后睿世顯宣皆祔兩后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室祔一后貞慈光獻昭聖雖庶姓皆以子貴宣宗冊溫敦氏乃賜姓變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國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鑿焉其無與於世道者置不錄

始祖明懿 皇后完顏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天會十五年追謚

德帝思皇后 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晏帝節皇后 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獻祖恭靖皇后 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昭祖威順皇后 徒單氏諱烏古論都葛活刺渾水敵魯鄉

徒單部人其父拔炭都魯海后性剛毅人莫敢以為室獻

祖將為昭祖 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為

配乃為昭祖 娶焉天會十五年追謚

景祖昭肅皇后 唐括氏帥水隈鴉村唐括部人諱多保真

父石批德撒 骨只巫者也后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

父母出則多 置酒饌享隣里迨于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

人名之活羅解在景祖紀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廼聞后性度如是乃娶焉遼使同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劾孫爲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爲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翊日枚數其所爲無一不中其祭肯有醉而喧呶者輒自歌以釋其忿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課耕耘刈獲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訓勵之后往邑山村世祖肅宗皆從

會桓被散達偕來是時已有隙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其手謂桓被散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因自作歌桓被散達怒乃解其後桓被兄弟起兵來攻當是時肅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烏春兵與桓被戰于北隘旬部人失東實逃歸袒甲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方憂懣會康宗來報捷后乃喜旣而桓被散達皆降后不妬忌闕略女工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爲有丈夫之度云天會十五年

追謚

世祖簡翼皇后挈懶氏大安元年癸酉歲卒天會十五年

追謚

肅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觴為壽即奉后出門酌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號令諸將自是太祖每出師還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獲天會十五年追謚

穆宗貞惠皇后烏古論氏天會十五年追謚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五年追謚

太祖聖穆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三年追謚仍贈后父留速

太尉榮國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國公曾祖劾廼司空温國

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滿氏天會十三年追謚

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三年尊為太皇太后宮

號慶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慶元宮然後御乾

元殿受羣臣賀是月丁丑崩于慶元宮二月癸卯祔葬睿

陵

太祖宣獻皇后僕散氏睿宗母也天會十三年追冊曰德

妃大定元年追謚

崇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

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蕭氏甚謹海陵慕立尊大氏為皇

太后居永寧宮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併殺所生子任王隈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太宗正丞宗安監護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下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古者入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與今蕭妃事不同恐不得稱太止當追封妃號詔從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與太祖欽憲皇后俱尊為太皇太后號明德宮贈后父阿魯東太尉宋國公祖實匹司徒英國公曾祖阿魯璿司空溫國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兩宮太后然後御乾元殿受賀自後歲以為常

皇統元年上自燕京還京師朝謁于明德宮明年上如天關殿皇子生使使馳報太后太后至天關殿上與皇后親迎之二年崩于明德宮謚曰欽仁皇后祔葬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熙宗即位封貴妃天眷元年立為皇后父忽達拜太尉贈曾祖斜也司空祖鶻沙司徒皇統元年熙宗受尊號冊為慈明恭孝順德皇后二年太子濟安生是歲熙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宗廟彌月冊為皇太子未一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臨朝端默雖初年國家多事而廟筭制勝盡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既沒舊臣亦多物

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者安臺
後數年繼嗣不立后頗掣制熙宗熙宗內不能平因無
縱酒酣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
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生日禮物熙宗聞之
怒遂杖興國而奪回所賜海陵本懷覬覦因之疑畏愈甚
蕭牆之變從此萌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
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
星竟得不遷秉德唐括辯之姦謀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
亂之計久之熙宗積怒遂殺后而納胙王常勝妃撒卯入
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

熙宗遇弒海陵已弒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無罪降熙宗
為東昏王追謚后為悼皇后封后父忽達為王大定間復
熙宗帝號加謚后為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
長子鄭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庶人也徒單氏
賢過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充為
己子充與海陵俱為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充
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
及弒熙宗徒單與太祖妃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
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嘗賀海陵銜之天

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為皇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帶與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蹠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年往上京為太后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言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太宗正丞胡拔魯往上京奉遷山陵海陵因命永壽宮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問山多佳致祭典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拜官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一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父闕溫清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者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

太后至中都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何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撒八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槩言國家世居上京旣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

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謂太后以充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幹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辭勒蒲速幹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太后方擣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并殺安特及郡

君白散阿魯瓦義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幹里保寧德官
護衛溫迪罕查刺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
焚太后于宮中棄其骨於水并殺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
奴耶補兒逃匿歸于世宗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
斯子孫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為鄭國夫人以特
末哥為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為妃賜銀二千
兩勅戒特末哥無酣酒毆福娘毆福娘必殺汝大定間謚
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其
後貶海陵為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
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與徒單氏俱尊為皇太后大
氏居永寧宮曾祖叔嗣贈司空祖臣實贈司徒父昊天贈
太尉國公兄興國奴贈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十二月昊
天進封為王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於
武德殿大氏懽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
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沉醉兒為天子固可
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至樂在心不在酒
也及遷中都永壽宮獨留上京大氏常以為言貞元元年
四月大氏有疾詔以錢十萬貫求方藥及病篤遺言海陵
當善事永壽宮戊寅朔尚書省應隨朝官至五月一日

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為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諸
到日後官司三日不治事禁樂一月聲鐘七晝夜貞元三
年大祥海陵率後宮莫哭于葦宮海陵將遷山陵于大房
山故大氏猶在葦宮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宮至中都
尊謚曰慈憲皇后海陵親行冊禮與德宗合葬于大房山
升祔太廟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謚號及宗
幹降帝號封遼王詔以徒單氏為妃而大氏與順妃李氏
寧妃蕭氏文妃徒單氏並追降為遼王夫人
廢帝海陵后徒單氏大師斜也之女初為歧國妃天德二
年封為惠妃九月立為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

日百僚稱賀於武德殿久之海陵後宮寢多后寵頗衰希
得進見沈璋妻張氏嘗為光英保母耶律徹在北京與海
陵游從海陵使璋妻及徹妻侯氏入宮侍后徹本名神涅
負官錢二千六百餘萬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
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海陵備法駕乘玉
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伐宋后與光英居守
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于沐后至中都居于海陵
母大氏故宮頃之世宗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于上京歲
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大定十年卒
海陵為人善飾詐初為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

金史卷之十三
選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初即位封岐國妃徒單氏爲惠妃後爲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脩容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妃貞元元年進封姝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昭容蕭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脩容耶律氏天德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進封麗妃即位之初後宮止此三人尊卑之敘等威之辨若有可觀者及其後心旣萌淫肆蠱惑不可復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初嫁宗室

阿虎迭阿虎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父突

葛速爲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欲

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慕位方三日詔遣阿里虎

歸父母家閱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妃再封昭妃

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昭妃初嫁阿虎

迭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亂阿里虎怒重節批其頰頗有

詆訾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悅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

海陵將殺之徒單后率諸妃嬪求哀乃得免凡諸妃位皆

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

卧起如夫婦厨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爲過惟戒阿

里虎勿答三娘阿里虎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
意度皇三娘曰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問之果然是月光
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即不
食日焚香禱祝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為海
陵使人縊殺之併殺侍婢擊三娘者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
舊嘗召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
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
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
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手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

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豈可為此海陵
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
乃以子烏答補為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
答補為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
溫葛魯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為
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宮中為娘子貞元元年封為貴
妃大愛幸許以為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陵嬖
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
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為不聞而
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閻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

為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疎已
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官中定哥使比丘尼
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
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討納乞兒室中恐聞者索之乃令侍
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聞者索之見篋中
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聞者曰我天子妃親體
之衣爾故翫視何也我且奏之聞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
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聞者果不敢復索
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遁出貴哥
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
莘國夫人初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使小底藥師奴
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藥師奴知定哥與聞乞兒有姦
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與乞兒私事定哥
敗杖藥師奴百五十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常死海陵釋
其罪逐去及遷中都復召為小底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
姦事被杖後與祕書監文俱與靈壽縣主有姦文杖二百
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
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昉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
遂伏誅海陵以葛溫葛魯為護衛葛溫累官常安縣令葛
魯累官襄城縣令大定初皆除名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祕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納
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
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
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文不
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是時海陵遷都至中京遣石
哥至中都俱納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穢談戲文以
為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為脩容貞元
三年進昭儀正隆元年進封柔妃二年進麗妃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世取之于
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為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

者嘆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宮
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彌勒出宮數月復召入封為充
媛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為莘國夫
人蕭拱妻擇特懶彌勒女兄也海陵既奪文妻石哥却以
擇特懶妻文既而詭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懶入宮亂之兵
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
懶官中貞元元年封為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
乃令出宮脩儀高氏秉德弟乂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
其婦女宗本于莎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及

紀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輩貞諷蕭
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
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紛柰何復為此邪海陵曰
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
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
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
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為脩儀加其父高耶魯為輔國上將
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自熙宗
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
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
其使以聞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
為昭媛堂古帶為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撚以軟金鶴鴉袋
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
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
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撚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梁
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星
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郝國夫人重
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刺

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刺忽出入元妃位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都出入貴妃位什古重節出入昭妃位蒲刺師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內哥召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譏其衰老以爲笑唯習撚莎里古真最寵恃勢嘗決其夫海陵使習撚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常令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

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外內遍設地衣保逐以爲戲莎里古真在外爲之泣決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而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入焉餘都牌印鬆古刺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蒲刺進封壽康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重節即昭

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蒲察氏終殺之者也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為笑凡坐中有嬪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刖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

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闕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闕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蒲察阿虎送女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义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因而納之又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邊里來事覺海

陵殺守誠太后為义察求哀乃釋之又察家奴告义察語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义察曰汝以守誠死詈我邪遂殺之同判太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為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列傳第二

列傳第二

金史六十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后妃下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世宗元妃李氏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章宗元妃李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

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爲左副元帥天會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潞王妃皇統六年進號冀國王妃天德間進國號正隆例親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許王后封許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謚欽慈皇后贈后曾祖賽補司空韓國公祖蒲刺司徒鄭國公父按補太尉曹國公大定二年祔葬景陵世宗嘗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輩雖親戚世叙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謂宗叙曰亦是卿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

疎遠何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請致仕宰相以莎魯窩未嘗歷外請除一外官以均勞佚上曰莎魯窩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雖太后戚屬富貴之可也不聽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離訛只仕遼官至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遷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

髮為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營建清安
禪寺別為尼院居之貞元三年世宗為東京留守正隆六
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毀過禮以喪去官未幾起復為留守
是歲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東京尊謚為貞懿
皇后其寢園曰孝寧宮大定二年改葬睿宗於景陵初后
自建浮圖于遼陽是為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
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
忘此言世宗深念遺命乃即東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詔有
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勅禮部尚書王競為塔銘
以叙其意贈后曾祖參君司空潞國公祖波司徒衛國公
父雛訛只太尉隋國公四年封后妹為邢國夫人賜銀千
兩錦綺二十端絹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報德殿詔翰林
學士張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稱旨詔左丞石琚共
修之十三年東京垂慶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狹詔買傍近
民地優與其直不願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幸
東京幸清安垂慶寺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答氏其先居海羅伊河世為烏林答
部長率部族來歸居上京與本朝為婚姻家曾祖勝管康
宗時累使高麗父石止黑騎射絕倫從太祖伐遼領行軍
猛安雖在行伍間不嗜殺人以功授世襲謀克為東京留

守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叙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沒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為然獻之熙宗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酒酗獨於世宗無間然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譖秉德以為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鶻良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已由是忌刻之心頗解后不妬忌為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后嘗有疾世宗為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為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為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嬪妾所為惟欲已厚也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為我禱諸東嶽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為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為衆

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爲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然世宗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于宛平縣土魯原大定二年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別廟贈三代曾祖勝管司空徐國公曾祖母完顏氏徐國夫人祖朮思黑司徒代國公祖母完顏氏代國夫人父石土黑太尉潘國公母完顏氏潘國夫人勅有司改葬今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暉子天錫爲太尉石土黑後授世龍猛安上謂天錫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畧朕于膝上曰吾婿七人此婿

最幼後來必大吾國今卜葬有期疇昔之言驗矣六年利涉軍節度副使烏古峇鈔兀捕逃軍受賊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議切卹論如法八年七月章宗生世宗喜甚謂顯宗曰得社稷不嗣朕樂何極此皇后貽爾以陰德也十年十月將改葬上尉石土黑有司奏禮儀援唐葬太尉李良器司徒馬燧以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門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母土嘗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禮改葬之惟親戚皆送詔皇太子臨奠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官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

十二年四月立皇太后別廟于太廟東北隅是歲五月車駕幸土魯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梓宮至近郊百官率迎乙卯車駕如楊村致祭丙辰上登車送哭之慟戊午幸安于營寧宮庚申葬于坤厚陵諸妃祔焉二十九年祔葬于興陵章宗時有司奏太祖謚有昭德字改謚明德皇后

元妃張氏父玄微母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葭莩親世宗納為次室生趙王永中而張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是歲十月追進惠妃十九年追進元妃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於諸子最長而世宗與徒單克寧議立章宗

為太孫世宗嘗曰克寧與永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尚書方丞汝弼者玄微子永中母舅汝弼妻高陀幹屢以邪言怵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之覬望徼福及挾左道明昌二年高陀幹誅死事連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後事嘗得不追削帝爵而童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釋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章宗愈不悅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肯章宗怒守貞罷知濟南府諸諫官皆斥外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允德豫王允成母昭儀梁氏早卒上命允成為妃養子

大定元年封賢妃二年進封貴妃七年進封元妃世宗即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嘗曰朕所以不復立后者本後宮無皇后之賢於一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石嘗以深制之寵以尚書令之位而責成左右丞相以下妃雖卑不得預政宮壺無事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三春宮戊子妃以疾薨詔允成允蹈允濟允德皆服衰經月喪已丑皇太子及扈從臣僚奉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張九思提控殞事少府監左光慶大興少尹王脩典領鹵簿儀仗官監司治殯所還殯京師乙未入自崇智門直入郊迎親戚迎奠道路殯于興德宮西位別室庚子至上宗廟幸興德宮致奠比葬三致奠馬詔平章政事烏古論監護葬事癸未啓菽上輟朝皇太子親王宗戚百官送葬中葬於海王莊丙戌上如海王莊燒飯二十八年九月與賢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衛紹王即位追謚光獻皇后贈妃弟獻可特進貞祐三年九月削皇后號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其先忒里闐刺人也曾祖抄從太祖取遼有功命以所部為猛安世襲之祖婆盧火以戰功多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貞尚遼王宗幹

女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后以皇統七
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既寤而生紅
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嘗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
男不及也世宗初即位貞為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
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為虐况卿家法
可尚其以卿女為朕子妃及顯宗為皇太子大定四年九
月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而罷是年十一月顯
宗生辰初封為皇太子妃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刺神
獨幹以名馬寶刀御鑄賜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
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以此刀實左右既而皇孫生足
為章宗時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甚歡
又賜御服佩刀等物謂顯宗曰祖宗積慶且皇后陰德至
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
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孫觀其骨
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
為章宗小字后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崇寵見公母流涕而
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
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
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為皇太
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

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錢五萬貫他所應用內庫奉之母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惇睦九族恩紀皆洽尤惡聞人過諛佞之言無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嘗見喜愠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母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并國夫人嫂涇國夫人等侍側因諭之曰爾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為可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

以富爾之私室家人有以玉盃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况我之賜予有度今爾以此為獻何以自給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勿復爾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寶后弗許上屢為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遽衣錦繡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上諭有司曰太后執意甚堅其待來年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年四十五謚曰孝懿祔葬裕陵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逮嬪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己所生慈訓無間上時問安見事有未當者必加之嚴誠云

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不忘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書世宗爲東京留守因擊毬見而竒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雅無恣睢之色大定元年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電后驚悸得疾尋卒承安五年贈裕陵昭華宣宗即位追尊爲皇太后升祔顯宗廟追謚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祖太神國初有功累階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祖阿胡迭官至特進贈司徒譙國公父鼎壽尚熙寧鄭國公主授駙馬都尉中都路曷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四半世襲謀克累官至金吾衛上將軍贈太尉越國公后之始生有紅光被體移時不退就養於姨冀國公主旣長孝謹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爲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銀千兩廐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間慶雲見于日側觀者異之是年十一月備禮親迎詔親王宰執三品已上官及命婦會禮封金源郡王夫人後進封妃崩后性淑明風儀粹穆知讀書爲文帝即位遂加追冊仍詔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寧宮歲時致祭大安初祔葬于

道陵

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母王時兒皆
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
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
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面見有不識字及問義皆
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
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
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
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
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

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為昭容明年進封淑
妃父湘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曾祖
父皆追贈兄喜兒舊嘗為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
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
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
固位上下紛然知其姦蠱不敢擊之雖擊之莫能去也紇
石烈執中貪復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屢斥屢起終亂天
下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父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
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孛懶僕散紇石烈烏林答烏古論
諸部部長之家世為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旨是章

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為言。帝不得已。進封為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璫瑣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輒夭。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奏皇嗣未立。乞聖主親行祀事。之後。道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宮。既而止之。遣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往馬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隣璉。臣上表稱賀。宴五品以上于神龍殿。六品以下宴于東廡。下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使使亳州報謝太清宮。既彌月。詔賜名。封為葛兀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後。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國號無葛。尚書省奏請於瀛王下附葛。國號上從之。十一月癸酉。忒隣生滿。三月。勅放僧道度牒二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為忒隣祈福。丁丑。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日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二歲而薨。兄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鐵哥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監。至大定八年。承御賈氏及范氏皆有

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是時衛王永濟自武定軍采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使繼體立之語在衛紹王紀衛王朝辭是日章宗力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廼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爲推賢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土丙辰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詔曰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知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衛紹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爲儲貳申諭多方皎如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爲之盡心擇靜舍以俾居處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養已用軫憂而弗寧爰命大臣專爲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言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

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爲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旣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降靈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爲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八月日不偶。則規別取。以爲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

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勅旨。我有兩宮人有娠。更令召平章左右。並聞斯語。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勅旨。欲喚喜兒鐵哥。事旣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浩入。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勘同平章入內。一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旣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

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令賜李氏自盡。王眇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哥如律。仍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蓋章宗崩三日而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勅旨。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天下不復稱元妃。但呼曰李師兒。及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請貶降衛王降為東海郡侯。其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眇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給。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兼提點

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車內有寃。此時達職在近侍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問左證其事。曖昧據當時被罪貶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宮。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

衛紹王后徒單氏。大安元年立為皇后。至寧元年胡沙虎亂。與衛王俱遷于衛邸。帝遇弑。宣宗即位。王降為東海郡侯。徒單氏削皇后號。貞祐二年遷都汴。趙瓦衛紹王及鄙屬王家人皆徙鄭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能守。子孫不知所終。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二
玉梳化為月已而生二后及沒有芝生于經宣宗封翼
王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是時后出龐氏偕入
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封后為元
妃姊為淑妃龐氏為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少守純后無
子養哀宗為己子貞祐二年七月賜姓溫敦立為皇后
追封后曾祖得壽司空冀國公曾祖母劉氏益國夫人祖
璞司徒益國公祖母楊氏益國夫人父彥昌太尉汴國公
母馬氏汴國夫人三年莊獻太子薨哀宗為白太子宣宗
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為皇太后號其曰曰仁聖進
封后父曰南陽郡王或曰宣宗為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為
正妃及即位尊為皇后貞祐元年九月詔曰二妃某氏冬
奉侍於潛藩已賜封於國號可立為皇后其某氏蓋不可
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寵衰尋以尼土氏遂
立為后皆后姊明惠之謀也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
昏霾黃氣充塞天地已而后夢丐者數出踵門後心甚惡
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窶將誰訶焉后遂勅
有司京城設粥與冰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大元兵
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皆曰覩焉哀宗
釋服將禘饗太廟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請仁聖慈聖兩

宮太后御內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
為兩宮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時
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
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忘慈聖太后亦曰恒有
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為上壽歡然而罷天興元
年冬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木甲答失
不奉迎兩宮后御仁安殿出銜金及土寶盥洗分賜從行
忠孝軍是夜兩宮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宮行至陳留
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進后亟命還宮明日入京憇四
喜家少頃輦迎入宮方謀再行京城破后及諸妃嬪北遷
不知所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
院止寢佛殿中作為幡旛會當同后妃北行將發佛像前
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為淑
妃及妹立為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為皇太后號其
宮曰慈聖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為皇太子有過
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榷楚一日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盃
楮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宮中荆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
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
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

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柰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為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為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即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為妻。無檢撤合輦教上騎，鞭后傳旨戒之云：汝為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為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誣之如是！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謚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嘗刮膚以進。宣宗聞而嘉之，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因曲赦之。聽其致仕。正大元年，詔立為皇后。哀宗遷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未幾，城破北遷，不知所終。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

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銜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掣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群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償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列傳第二

列傳第三

金史六十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止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始祖以下諸子

幹魯

輩魯

謝庫德

孫拔達

謝夷保

子益納

謝里忽

烏古出

跋黑

崇成

本名僕仄

劾孫

子蒲家奴

麻頗

子護都本

護都訶

幹帶

幹賽

子宗永

幹者

孫璿

昂

本名吾都補
子鄭家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烏魯季白幹魯女曰注思版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白輩魯輩魯與獻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輩魯之孫胡率胡率之子劾者與景祖長子韓國公劾者同名韓國公前死所謂肅宗納劾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踈阿踈走遼遼使使來止伐阿踈軍穆宗陽受遼帝約束先歸國留劾者守阿踈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會十五年贈特進

安帝節皇后生獻祖次曰信德次曰謝庫德次曰謝夷保次曰謝里忽

謝庫德之孫拔達謝夷保之子盆納皆佐世祖有功盆納勇毅善射當時有與同名者嘗有貳志目之曰惡盆納天會十五年拔達贈儀同三司盆納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世祖時歡都治訶及劾者拔達盆納五人者不離左右親若手足元勳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饗世祖廟廷准德東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醜阿皆馳滿部人富者粘沒罕完顏部人阿庫德白達皆雅達濶水完顏部勃堇此七人者當攜離之際能一心竭力輔戴者也達紀胡蘇皆木甲部勃堇勝昆主保皆木虎部人阿庫德溫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世祖初年跋黑為變烏春盛強使

人召阿庫德白達阿庫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與大師共
之太師謂世祖也白達大喜曰我心正如此耳烏春兵來
堅壁自守勿與戰可也達紀胡蘇居琵琶里郭水烏春兵出
其間不為變終拒而不從勝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
勃董烏春止其家而以兵圍勝昆烏春解去世祖殺滓不
乃勝昆請無孥戮世祖從之世祖破桓赫散達主保死焉
天會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庫德白達皆贈金紫光祿大
夫東里保醜阿富者粘沒罕達紀胡蘇勝昆主保温迪痕
阿庫德皆贈銀青光祿大夫皆天會十五年追贈又有朝
論加古部勝昆勃董蟬春水烏延郭富者郭赫畏烏春疆

謂世祖出兵其間以為重也世祖使以斜列躍盤將別軍過
之郭被斜列取先在烏春軍中二十二人烏春覺之殺
二人得二十人郭赫又以土人益斜列軍穆宗他日嘉此
功不能忘以斜列之女守寧妻郭赫子胡里罕烏婆多吐
水裴滿部幹不勃董附於世祖桓赫焚之幹不卒世祖厚
撫其家因併錄之以見立國之艱世祖云

謝里忽者昭祖將定法制諸父國人皆不悅已執昭祖將殺
之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於衆中衆乃散去昭祖得免
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祭之者廼繫刃于杖端
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命指天一命指地之牛

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悽婉若萬里之音既而以刃書地劫取畜產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及來流水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烏薩扎部以國俗治之大有所獲頒之於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甲忽曰前日免汝於死者吾之力往治烏薩扎部者吾之謀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於是早起自齋間金列鞞往謁之時謝里忽猶未起擁寢衣而問曰爾為誰昭祖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後頒及他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鞞者腰佩也

獻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敵酷次曰敵古迺次曰撒里輦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順皇后生景祖次曰烏古出次室達胡末烏薩扎部人生跋黑僕里黑幹里安次室高麗人生胡失谷

烏古出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鬼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鬼至矣可名曰五鷗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

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之景祖初立烏古出酹酒屢悖威順皇后曰巫言驗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廼不知也汝輩寧殺我乎衆乃罷去烏古出之子習不失自有傳

跋黑及同母弟二人自幼時每爭攘飲食昭祖見而惡之曰吾娶此妾而生子如此後必爲子孫之患世祖初立跋黑果有異志誘桓赦散達烏春窩謀罕離間部屬使貳於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爲勃董而不令典兵跋黑旣陰與桓黑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童謠有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劾里鉢頗刺淑之語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赦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強兵而內畏跋黑之變將行聞跋黑食於其愛妾之父家肉張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僕灰泰州司屬司人昭祖玄孫也大定十八年收克奉職改東宮八殿小底轉護衛二十五年章宗爲原王克本府祇候郎君明年上爲皇太孫復爲護衛上卽位

授河間府判官以憂去職起復爲寧直將軍累遷武衛軍都指揮使泰和三年卒賻贈有加崇成謹飭有守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過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肅皇后生韓國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國公劾孫次肅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國公劾真保次室溫廸痕氏名敵本生虞國公麻頗隋國公阿离合懣鄭國公謾都詞劾者阿离合懣別有傳

劾孫天會十四年大封宗室劾孫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鄭國公子蒲家奴又名昱嘗從太祖伐留可塢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詐都詐都卽降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阿里保太孛阻兵招納亡命邊民多亡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擊破之盡俘其孥而還邊氓自此無復亡者後與宗雄視泰州地土太祖因徙萬家屯田于其地天輔五年蒲家奴爲吳勃極烈遂爲都統使襲遼帝而以雨潦不果行旣而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爲之副遼帝西走都統杲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撻懶擊遼都統馬哥與撻懶不相及蒲家奴與賽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衆而降民稍復逃散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襲之至鐵呂川遇敵八千遂力戰兵敗察刺以兵來會追及敵兵于黃水獲畜產甚衆是役也

與燉按打海被十一創竟敗敵兵而還軍于旺國崖西賽里亦以兵會太祖自草灤追遼帝蒲家奴宗望爲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卽偵伺巡邏勿令遼去以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上次胡离吟川吳十馬和尚至小魚灤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等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遼兵圍之余賭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遯去兵遂潰所殺甚衆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蒲家奴幹魯爲之副烏虎部叛蒲家奴討平之天會間爲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誅辭及蒲家奴詔奪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

享太祖廟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國公

麻頗天會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忠國公長子謾都本孝友恭謹多謀而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從攻富盧歡及係遼女直胡失荅等爲變謾都本自爲所負遂從胡失荅歸中途以計殺守者而還攻寧江州取黃龍府破高永昌取春泰州皆有功多受賞賚遂爲謀克討嶺東未服州郡過土河東山敗賊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與猛安蒙葛麻言擊之謾都本對敵之中摧鋒力戰破其衆九萬人奚衆萬餘保阿隣旬復擊敗之降其旁近居人復以五百騎破遼兵一千生擒其將以歸與闍母攻興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

七天眷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英毅

謾都訶屢從征伐天會二年為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明年薨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明昌五年謚定濟

蠻觀龍交麻頗猛安蠻觀卒子掃合襲掃合卒子撒合輦襲撒合輦卒子惟鎔襲惟鎔本名沒烈字子鑄駢脅多力喜周給人至寧初守楊文關有功兼都統護漕運貞祐二年佩金牌護親軍家屬遷汴遙授同知祁州軍州事充提控貞祐三年破紅襖賊於大沫堦惟鎔入自北門諸軍繼進生獲劉二祖功最遷泰安軍節度副使改遂王府尉都水少監東平府治中坐誤以刃傷同知府事紇石烈牙吾塔當削降殿年仍從軍自効討花帽賊于曹濟間行省蒙古綱奏其功復前職遷邳州經略使卒子從傑襲猛安累功遙授鎮南軍節度副使

世祖翼簡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幹帶次太宗次遼王斜也次室徒單氏生衛王幹賽次魯王幹者次室僕散氏生漢王烏故乃次室木虎氏生魯王闍母次室木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烏古論氏生鄆王昂

幹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幹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滿等俱為裨將諸將議攻取幹帶主攻城便太祖將至軍幹帶

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
衆議乃決幹帶急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
二旦囊虎路二蠢出路寇盜幹帶盡平之康宗二年甲申
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幹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
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含國部幹豁勃董不至
幹准部狄庫德勃董職德部廝故速勃董亦皆遯去遇塢
塔於馬紀嶺塢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幹帶將兵伐幹
豁募軍于蘇濱水幹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
關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幹
帶幹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幹帶偕行
幹帶曰兵後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書寐于來
流水傍夢幹帶之場圍火未盡薪火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
以爲憂是時幹帶已寢疾太祖至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
至幹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
予強與之偕行未必死也幹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
矢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
歎曰恨幹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
王謚曰定肅

幹賽穆宗初幹准部族相鈔略遣納根涅孛董以其兵往
治納根涅擢募蘇濱水人爲兵不聽輒攻略之其人來告

穆宗使幹賽及治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
因遜去治訶等皆不欲追幹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西毛
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焉幹賽撫定蘇濱水民部
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幹賽年尚幼已能
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幹帶治蘇濱水諸部幹賽幹
魯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人阿聒勝昆而築九
城於曷懶甸幹賽將內外兵効古活你茁蒲察狄古廼佐
之高麗兵數萬來拒幹賽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
之幹賽母和你隈疾篤乃還以幹魯代之未幾幹賽復至
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二命

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

王

宗永本名挑撻幹賽子長身猛鬚忠確勇毅天眷初以宗
室子預誅宗磐擢寧遠大將軍皇統初充牌印祗候五年
出爲趙州刺史秩滿再任轉興平軍節度使改大名尹貞
元三年復爲興平軍節度使歷昭德軍臨洮鳳翔尹大定
二年入爲工部尚書與蘇保衡完顏余里也遷加伐宋士
官賞宗永性滯不習事凡與土賊戰者一槩加之世宗久
乃知之謂宰相曰若一槩追還必生怨望若因循不問則
爵賞濫矣其與土賊戰者有能以寡敵衆一人敵三十人

以上者依已遷爲定改同簽大宗正事震武軍節度使李
幹者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魯王正隆例改封公子
神土邁驃騎衛上將軍子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略通女直
契丹漢字年十八左副元帥撒葛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
師見梁王宗弼與語宗弼悅之皇統六年父神土邁卒宗
弼奏璋可襲謀克詔從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祗候以罪免
奪其謀克寓居中都海陵伐宋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
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遼陽璋勸沙
离只歸世宗沙离只不從璋與守城軍官山林谷石家奴
烏林谷愿徒單三勝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殺

沙离只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宗弼子阿瑄爲留守璋行
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愿蒲查中都轉
運使左淵子貽慶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奉表如東京賀
即位世宗嘉之以愿蒲查爲武義將軍充護衛貽慶賜及
第授從仕郎磐充閣門祗候就以璋爲同知中都事璋以
殺沙离只自攝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遂
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
山陵璋等九人會于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從璋知事不
成乃與可喜共執幹論詣有司陳上誅可喜李惟忠等以
璋爲彰化軍節度使宋將吳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璋

赴元帥都監徒單合喜軍前任使於是宋人據原州寧州
刺史顏蓋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
萬至原州權副統完顏習尼列以千騎援門都兵而姚良
輔兵多諸將皆不敢與戰及璋至軍會平涼涇州潘原長
武等戍兵合二萬人璋使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以兵
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十里麥子
原皆據高阜為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
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
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
大刀為拒分為八陣而別以騎二千襲璋軍璋方出迎戰
習尼列來報口宋之重兵皆在麥子原矣璋遣萬戶特里
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喜照撒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
撒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
良久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與移刺補輿屯
撒屋出崔尹僕根撒屈出以兵五千沿壕為伏餘兵皆捨
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衝以長槍行
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
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而璋已破城下
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
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

數鎗足行馬者盡殪之獲甲矢萬餘器仗稱是良輔亦中
兩創脫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圯宋人宵遁璋等入原
州宋戍軍在寶雞以西聞之皆自散關遯去京兆尹烏延
蒲离黑寧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已去德順州宋吳璘復
據之都監合喜以璋權都統與習厓列將兵二萬救德順
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兵二萬戰于張義堡遂沙山下敗
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
順璘據城北險要為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
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
城北岡阜與其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
中出兵來追璋反旆臨戰大敗之合喜遣統軍都監泥河
以兵七千來會與璘復戰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
柵璋與習厓列泥河譙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
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厓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
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厓列追擊之璘城北營兵
可六千人登北岡來戰璋之漢軍少却傷者三百人璘遂
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剌補猛安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
隔小塹射璋軍移剌補少却習厓列望見北原火發乃止
攻東山堡亟與將士來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安漢軍三
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皆環

以劔盾行馬璋遣萬尸石抹迭勒由別路自後擊之特望
失鳥也移刺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
隨溝壑者甚衆璋軍度澗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璘軍雖敗
猶恃其衆都監合喜及武威軍副總管兵古查刺來問策
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
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衆非恃特險也昔人
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
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刺還報合喜於
是親率四萬人赴之吳璘詰旦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
襲戰于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展率麾下兵

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踵擊璘軍復敗追至北岡
璘走險璋急擊之殺略殆盡璘分半軍守秦州合喜駐軍
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
引歸宋經略使荆臯以步騎二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
千習厓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厓列兵乃出其前還自赤
嘴遇其前鋒敗之于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
暮乃罷荆臯乘夜來襲營爲退軍八十里明日習厓列追
之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爲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
接相拒至曙宋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習厓列兵亦至
宋兵宵遯璋遂班師習厓列追至伏羗城不及而還止使

御史中丞達吉視諸軍功狀達吉舊與璋有隙故損其功
詔璋將士賞比諸軍半之璋兼陝西路都統進官一階及
元帥府上功璋居多詔達吉削官兩階杖八十解職上復
賞璋及將士如諸軍以璋為西北路招討使召為元帥左
都監兼安武軍節度使賜以弓矢衣帶佩刀改益都尹左
都監知故宋人棄海州遜去焚官民廬舍且蓋璋至海州
得所棄糧三萬六千餘石安集其人復其屯戊午年宋人
約和罷三路都統復置且陝西路統軍司璋為統軍使上曰
監軍合喜年老故授卿此職邊境無事且召卿矣以本官
兼京兆尹召為御史大夫璋奏竊觀文武百官有相為朋
黨者今在臺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量材表上
曰朋黨為誰即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以資考
為限論其人材而已頃之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
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興必稱受命當製大
金受命之寶以明示萬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
國市玉十八年受命寶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上御正殿
改大興尹為賀宋正使十三年璋受命使宋既行上遣
人馳諭璋曰宋人若不遵舊禮慎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
見即持書歸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書及禮物一切
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以太子接書不從宋人就館迫取

書璋與之且赴宴多受禮物有司以聞上怒欲寘之極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璋為將大破宋軍宋人讎之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殺璋或者隨其計中耳上以為然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客省使高翊杖百沒入其所受禮物後歲餘上念璋有征伐功起為景州刺史遷武定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蒲底山擎兀魯河謀克改臨洮尹十九年卒

鄆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都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二者上聞之使

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官小室盡二部達內地詔詣班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昂徙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計襲致使降人復歸遼主違命失衆當寘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秦州而殺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為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為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添水郡王二年制詔昂右衛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子鄭家鶴壽鶴壽累官耶魯瓦群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難語在忠義傳

鄭家皇統初以宗室子授定遠大將軍除磁州刺史天德
間為右諫議大夫累遷會寧尹安化軍節度使改益都尹
海陵伐宋為浙東道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保衡以舟師
自海道趨臨安至松林島阻風泊島間詰旦舟人望見敵
舟請為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
里風迅行即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果
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
發度不得脫赴水死時年四十一

列傳第三

列傳第四

金史六十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始祖以下諸子

勗 本名烏野
子宗秀

隈可 宗室胡十門

合住 子布輝

國保 本名
魏漢

齊 本名掃合

木魯 胡石改

宗賢 本名阿魯

撻懶 本名
吾母

膏 本名阿
里刺

弈 本名
三寶 阿喜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

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
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
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
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
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
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
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
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
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
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德威等採摭遺言舊事

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
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
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
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
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
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東之緒
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
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
交兵又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
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回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

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已有特彼我之蔽非
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
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動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
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
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
爲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
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平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盤之難助與甚多加儀同
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助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
熙宗尊號冊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
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
勗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兼舊制皇兄弟
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
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
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已
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俄同監修國史進拜
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
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殺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
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
者輒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

之勗上疏諫乃為止酒進拜去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鈎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魚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髡鬚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不言表請愈切海陵不憚從之以本官召任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改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及他書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篇并可鑄板行之子宗秀

宗秀字實甫本名廝里忽沙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與平宗磐宗雋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宗弼復取河南宗秀出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亮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逆擊敗之師還為太原尹以夔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遣

復以土產獻却之入為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宿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謀貞虎次室溫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剗茁次室僕散氏坐吉十早死生龍虎衛上將軍隈可隈可亦作隈喝美髯鬚勇壯有材畧從太祖伐遼取寧江州戰出河店天眷二年授西騎上將軍除迭魯苾撒紇詳穩遷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為大宗正丞四年出為昭德軍節度使以兄謀良虎子喚端合扎

謀克餘戶授隈喝上京路扎里爪猛安所屬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曷速館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為勸農使卒官年六十五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後為神土懣迪古乃別有傳胡十門者曷蘇館人也父撻不野事遼為太尉胡十門善漢語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戰高永昌據東京招曷蘇館人眾畏高永昌兵疆且欲歸之胡十門不肯從召其族人謀曰吾遠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今大聖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麗自高麗歸于遼吾與皇帝皆三祖之後皇帝

受命即大位遼之敗亡有徵吾豈能為永昌之臣哉始祖
兄阿古廼留高麗中胡十門自言如此蓋自謂阿古廼之
後云於是率其族屬部衆詣撒改烏蠢降營于駝回山之
下永昌攻之胡十門力戰不能敵奔于撒改及攻開州胡
十門以糧餉給軍後攻保州遼將以舟師遯胡十門邀擊
敗之降其士卒賞賜甚厚以為曷蘇館七部勃董給銀牌
一木牌三天輔二年卒贈監門衛上將軍再贈驃騎衛上
將軍子鉤空嘗從攻顯州領四謀克軍破魚梁務功最以
其父所管七部為曷蘇館都勃董有合住者亦稱始祖兄
苗裔但不知與胡十門相去幾從耳

合住曷速館苾里海水人也仕遼領辰復二州漢人渤海
子蒲速越襲父職再遷靜江中正軍節度使佩金牌為曷
速館女直部長子余里也與胡十門同時歸朝屢以糧餉
助伐高永昌及高麗新羅後從宗望伐宋以功遷真定府
路安撫使兼曹州防禦使佩金牌授苾里海水世襲猛安
長子布輝識女直契丹漢字善騎射年十八宗弼選為扎
也從阿里蒲盧渾追宋康王于明州睿宗聞其才召置麾下
從經略山東河北陝西襲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將軍海
陵伐宋以本猛安兵從半道與南征萬戶完顏福壽等俱
亡歸謁世宗于遼陽世宗即位除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

刑部侍郎斜哥為都統布輝副之坐擅署置官吏私用官
中財物削兩階解職未浹旬世宗獻享山陵兵部尚書可
喜昭毅大將軍幹論中都同知完顏璋等謀反欲因上謁
山陵舉事幹論與布輝親舊與之謀議事具可喜傳既知
事不可成乃與可喜璋執幹論等上變可喜不肯以始謀
盡首遂并誅之而賞布輝璋除布輝濬州防禦使累遷順
天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七

昭祖族人摠保者從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還至姑里甸
昭祖得疾寢于村舍洞無門扉乃以車輪當門為蔽摠保
卧輪下為扞禦已而賊至刃交於輪輻間摠保洞腹見膏

恐昭祖知之乃然新取膏以為炙問之以缺
知之遂中夜啓行

秉本名醜漢中都司屬司人世祖曾孫祖霸合布里封鄆
王父悟烈官至特進大定中收充閤門祇候授代州宣銳
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委禱雨于五臺靈潭步致其水雨隨
下人為刻石紀之西遷引進使兼典客署令改尚輦局使
扈從北幸賜廐馬二以旌其勤尋為夏國王李仁孝封冊
使歷寧海蠡州刺史入為大睦親府丞除順義軍節度使
陞辭賜金幣特寵異之移鎮鎮西泰和六年致仕卒衷孝
悌貞謹深悉本朝婚禮皇族婚嫁每令衷相之治復有能

稱其在寧海蠡州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遺愛大安初追
贈輔國上將軍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父胡八曾寧州刺史大定中以族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父胡八曾寧州刺史大定中以族
改充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
上諭曰本朝以來未嘗有內族爲六部郎官者以卿歷職
廉能故授之先是復州合廝罕關地方七百餘里因圍臘
禁民樵捕齊言其地肥衍令賦民開種則公私有益上然
之爲弛禁卽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廝罕猛
安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爲磁州刺史治以寬簡未嘗
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宇不謹吏民爲請鄰郡王師

勞代主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徒縣令
惡其爲人反坐之具獄上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
之問同寮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卽同居也當准首俱釋
其罪其寬明大體皆此類也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選郡
人以前政有聲如劉徽柔程輝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
刑司以治狀聞明昌三年始議置諸王傳頗難其選乃以
齊傳充王王將至任郡猛安迎接齊峻却之王怪問故曰
三國藩輔猛安皆總戎職於王何利焉却之以遠嫌也王
悅服王府家奴爲不法輒發還本猛安終更無敢犯者明
年授山東東西路副統軍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愛郡人

爲之立碑轉彰化軍節度使六年移利涉軍召見勞慰有
加詔留守上京承安二年致仕卒齊明法識治體所至有
聲內族中與承相承暉並稱云

木魯宗室子從鄭王幹賽敗高麗于曷懶取亞魯城克寧
江州收黃龍府出河店之役達魯古城之役護步荅岡之
役皆力戰有功東京降爲本路招安副使敗遼兵破同刮
營蘇州漢民叛走木魯追復之以功爲謀克天輔四年卒
年四十一皇統中贈鎮國上將軍

胡石改宗室子也從太祖攻寧江敗遼兵於達魯古城破
遼主親兵皆有功遼軍來援濟州胡石改與其兄實古乃

以兵迎擊敗之還攻濟州中流矢戰益力克其城軍中稱
其勇從攻春泰州降之并降境內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
拔之遼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獲其宮人輜重凡八百
兩有思泥古者復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
獲其親屬部人以還德州復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
從婁室擊敗敵兵二萬於歸化之南并降歸化從取居庸
關并燕之屬縣及其山谷諸屯移失部既降復叛去胡石
改引兵追及戰敗之俘獲甚衆澤州諸部有逃者皆追復
之又敗叛人於臨潢誅其首領而安撫其人民天眷二年
遷永定軍節度使改武定軍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

襲猛安卒年六十八在宣軍於北京留中丞天德二五
宗賢字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
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爲內庫都
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
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
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
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
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
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
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
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異老幼填門三日乃得
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
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
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寃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
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
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
臨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
簽大宗正事封景國公致仕起爲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復
致仕卒

特進撻懶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嘗去左右出河店之

後太祖欲親戰撻懶控其馬而止之曰主君何為輕敵臣請效力即挺槍前手殺七人已而槍折騎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壯之曰誠得此輩數十雖萬衆不能當也及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一千陣于營外太祖遣撻懶往擊之撻懶衝出敵陣大敗其衆攻臨潢府春泰州中西二京皆有功天輔六年授謀克天會四年從伐宋屢以功受賞明年再舉至汴宗望聞宋人會諸路援兵于睢陽遣撻懶與阿里剗將兵二千往拒之敗其前鋒軍二萬于杞縣又破三寨擒宋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寧陵復破二萬于睢陽進取亳州聞宋兵十萬且至會宗望益兵四千合擊大敗之其卒二千陣而立馳之不動即麾軍去馬擊之盡殪擒其將石瑱而還帥府嘉其功賞資優渥睿宗駐兵熙州分遣諸將略地撻懶以軍五百入六盤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餘民戶四千獲馬二千足皇統中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遷諸陵於大房山以撻懶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卞本名吾母上京司屬司人大定二年收充護衛積勞授彰化軍節度副使入為都水監永累遷中都西京路提刑使徙知歸德府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奏卞前在都水監

導河有勞除北京留守未幾改知大興府事時有言尚書
左丞夾谷衡在軍不法詔刑部問狀事下大興府下輒令
追攝上以爲失體杖四十乂之乞致仕不許拜御史大夫
先是左司諫赤盞高門上言御史大夫乂闕憲紀不振宜
選剛正疾惡之人肅清庶務上由是用卞前時孫鐸賈鉉
俱爲尚書鉉拜參知政事而鐸再任對賀客誦唐張在詩
有鬱鬱意卞劾奏之鐸坐降黜既而復申前請遂以金吾
衛上將軍致仕薨

膏本名阿里刺隸上京司屬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親收
充東宮護衛轉十人長授御院通進從世宗幸上京會皇

太子守國薨世宗以膏親密可委特命與滕王府長史臺
駝驛往護喪時章宗爲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命膏等保
護諭之曰郡王遭此家難哀哭當以禮節之飲食尤宜謹
視世宗還都遷符寶郎除吏部郎中章宗即位坐與御史
大夫唐括貢爲壽犯夜禁奪官一階罷明昌元年起爲同
知棣州防禦使事上書歷詆宰執帝以小臣敢譏訕宰輔
杖八十削一官罷之發還本猛安明年降授同知宣德州
事召授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四遷知大興府事轉左右宣
徽使承安二年拜尚書右丞出爲秦定軍節度使移知濟
南府卒

奔本名三寶隸梅堅塞吾司屬司大定七年以近親充東
宮護衛十人長轉為尚廐局使章宗即位遷左衛副將軍
累遷右副都點檢兼提點尚廐局使諭旨曰汝非有過人
才第以久次遷授當謹乃職勿復有非違事使朕聞之未
幾坐廐馬瘦決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司都點檢兼職如舊
俄授同簽大睦親府事卒奕為人貪鄙數以賊敗帝愛其
能治園場故進而委信之

阿喜宗室子好學問龍交北京路管栢山猛安聽訟明決
人信而愛之察廉能吟以彰國軍節度副使改上京留守判
官提刑司奏彰國軍凶狀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事改歸德

宣慶海邳二州刺史皆兼總司軍馬宋統領劉文謙以兵
犯宿遷阿喜迎擊破之復破以春夏興國舟兵萬餘人斬
夏興國于陣遷鎮國上將軍再賜銀幣為元帥左監軍統
石烈執中前鋒渡淮破寶應天長二縣師還遷同知歸德
府事改泗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大安二年改華州防禦
使遷鎮南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馬軍都提
控歷橫海安化軍節度使充宣差山東路左翼都提控尋
知濟南府事徙沁南軍節度使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
節度使卒

替白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

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列傳第四

列傳第五

金史六十七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都總裁臣脫脫修

石顯

桓赧弟散

烏春溫敦蒲刺附

臘音弟麻產

鈍恩

留可

阿疎

奚王回鹘保

石顯孩懶水烏林答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石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没于逼刺紀村部人以柩歸至孩懶水石顯與完顏部窩忽窩出邀於路攻而奪之柩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為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蒲

馬太彎與馬紀嶺劾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士等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衆推景祖爲諸部長自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五國皆從服及遼使曷魯林牙來索通人石顯皆拒阻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詭計取之乃以石顯阻絕海東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鷹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曰不敢違大國之命遼人厚賜遣還謂婆諸刊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石顯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謂石顯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諸刊還而流石顯於邊地蓋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欲撫有其子與部人也婆諸刊蓄怨未發曾活刺渾水紇石烈部臘醅麻產起兵婆諸刊往從之及敗於暮稜水麻產先遯去婆諸刊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父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刊不還則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懼不肯歸服遼主以爲然遂遣婆諸刊及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

桓赧散達兄弟者國相雅達之子也居完顏部邑屯村雅達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來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撒改亦居是官嘉靖八年刊

欲與為亂昭肅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行遂至
散達各被酒言語紛爭遂相毆擊舉刃相向詈罵
解之乃止自是謀益甚是時烏春嘗謀害世祖
詭以烏不屯賣甲為兵端世祖不得已而與之
烏春以其衆涉活論來流二水世祖親往拒之桓
遂起兵肅宗以偏師拒桓赦散達世祖畏其合勢也
飛之曰可和則和否則戰至幹魯嶺出水既陣成
列肅宗使盆德勃董議和桓赦亦恃烏春之在北也
無和意盆德報肅宗曰敵欲戰或曰戰地迫近村墟
雖勝不能盡敵宜退軍誘之寬地肅宗惑之乃令
軍少却未能成列桓赦散達來

之肅宗敗馬桓赦乘勝大肆鈔略是役也烏春以久
能前乃罷兵世祖聞肅宗敗乃自將經舍狠貼割
兩水取桓赦散達之家桓赦散達不知也世祖焚
其所居殺略百許人而還未至軍肅宗之軍又敗
世祖至責讓肅宗失利之狀使歡都治訶以本部
七謀克助之復遣人議和桓赦散達欲得盈歌
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不許遂與不
木魯部下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
古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為陣鳴鼓作氣馳騁
桓赦恃其衆有必勝之心下令曰今天所開矣
悉以爾車自隨凡烏古廼夫婦寶貨財產恣
爾取之有不從者俘略之而去於是

波多吐水裴滿部幹不勃董附於世祖桓被等縱火焚之
幹不死世祖厚撫其家既定桓被以舊地還之桓被軍復
來蒲察部沙祗勃董胡補荅勃董使阿喜問道來告且問
曰寇將至吾屬何以待之世祖復命曰事至此不及謀矣
以衆從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幟自別耳每有兵至則輒遣
阿喜穿林潛來令與畢察往還大道即故潛往來林中路
也桓被至北隘旬世祖將出兵聞跋黑食于駝滿村死矣
乃沿安木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木烈速勃董之衆而後
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戒辭不失整軍速進使待於
脫豁改原當是時桓被兵衆世祖兵少衆寡不敵比世祖

至軍士氣劬甚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解甲少憩以
水洗面飲麩水頃之士氣稍蘇息是時肅宗求救於遼不
左軍中將戰世祖屏人獨與穆宗私語兵敗則就與肅宗
乞師以報讎仍令穆宗勿預戰事介馬以觀勝負先圖去
就乃袒袖韋弓服矢以緼袍下幅護前後心三揚旗三搥
鼓棄旗提劍身爲軍鋒盡銳搏戰桓被步軍以干盾進世
祖之衆以長槍擊之步軍大敗辭不失從後奮擊之桓被
之騎兵亦敗世祖乘勝逐北破多退水水爲之赤世祖止
軍勿追盡獲所棄車甲馬牛軍實以戰勝告于天地頒所
獲於將士各以功爲差未幾桓被散達俱以其屬來降卜

灰猶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據阿魯紺出村世祖遣人與之議和撒骨出謾言為戲答之曰我本欲和壯士巴的懣不肯和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美衣肥羊不可復得是以不敢從命遂縱兵俘略隣近村墅有人從道傍射之中口死卜灰之屬曰石魯石魯之母嫁于馳滿部達魯罕勃董而為之妾達魯罕與族兄弟抹腮引勃董俱事世祖世祖欲問石魯於卜灰謂達魯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魯母子一彼馬一此馬以此撼石魯石魯聞之遂殺卜灰而降石魯通於卜灰之妾常懼得罪及聞世祖言惑之使告于達魯罕曰將殺卜灰而來

汝待我于江伺卜灰睡熟刺刃於胷而殺之追者急白日露鼻匿水中逮夜至江方游以濟達魯罕使人待之乃得免久之醉酒而與達魯罕狠爭達魯罕殺之

烏春阿跋斯水溫都部人以鍛鐵為業因歲歉策杖負擔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既而知其果敢善斷命為本部長仍遣族人盆德送歸舊部盆德烏春之甥也世祖初嗣節度使叔父跋黑陰懷覬覦間誘桓赫散達兄弟及烏春窩謀罕等烏春以跋黑居肘腋為變信之由是頗貳於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訴於世祖世祖使人讓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為部長今人告汝有實狀殺

無罪人聽訟不平自今不得復爾爲也烏春曰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爲長能幾日干汝何事世祖內畏跋黑恐群朋爲變故曲意懷撫而欲以婚姻結其歡心使與約婚烏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處豈能生育胡里改與女直豈可爲親也烏春欲發兵而世祖待之如初無以爲端加古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被甲九千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讓曰甲吾甲也來流水以南匹古數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輒取吾甲其亟以歸我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曰汝不肯與我甲而爲和解則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廝勒來斜葛蓋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讓

斜葛將以有爲也不欲輩衆固請曰不遣則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謂廝勒曰斜葛無害彼且執汝矣半途辭疾勿往既行廝勒曰我疾作將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獨往矣同行者強之使行既見烏春烏春與斜葛厚爲禮而果執廝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汝世祖與其甲廝勒乃得歸烏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烏春舉兵來戰道斜寸嶺涉活論來流水舍於木虎部阿里矮村淳布乃勃董家是時十月中大雨累晝夜不止冰漸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於是桓撥散達亦舉兵世祖自拒烏春而使肅宗拒桓撥散而烏春遇雨歸叔父跋黑亦死故世祖得併力於桓撥散

達一戰而遂敗之幹勒部人孟乃舊事景祖至是亦有他
志徙于南畢懇忒村遂以縱火誣歡都欲因此除去之語
在歡都傳中世祖獲孟乃釋其罪孟乃終不自安徙居吐
窩村與烏春窩謀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
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兩皆陣將戰世祖不親戰命肅
宗以左軍戰斜列辭不失助之徵異夢也肅宗束縕縱火
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燎烟焰漲天
烏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復獲孟乃獻
于遼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紇石烈臘醅麻產與世祖戰
於野鵲水世祖中四創軍敗肅宗使舊賊禿罕等過青嶺

見烏春賂諸部之文結聯聖歷於烏春烏春以
姑軍旬兵百七十人助之世祖擒醅獻于遼
言助之狀以爲鷹道罪之遼主使人主烏春問狀
烏春言爲言以告曰未嘗與臘醅爲助也德隣之
言曰旬之民所管不及此臘醅既敗世祖盡得烏春
助兵一百七十人而使其卒長幹善幹脫往招其衆
世祖勅董撫定之斜鉢不能訓齊其人蒲察部故石
室勝三百餘人入城盡陷之世祖治鷹道還斜列來
世祖使歡都爲都統石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故石跋石
答統爲世祖自將過烏紀嶺至窩謀罕村加古部

世祖居烏延部富二郭赫謀分一軍由所部伐
其所部與烏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行刺
其所居世祖自將大軍與歡都人至何不寒水
世祖來伐訴於遠人乞與和解使者已至
世祖請殺噶咄並以前所納亡人歸之世祖
世祖敗之遠人乞其歸不復為主乃進軍圍之
世祖甲行遠人乞其歸不復為主乃進軍圍之
馬援槍將及太祖活

寸水用郭赫計取先在烏春軍者二十二人烏春軍
之殺二人餘二十人皆得之益以土軍來助高謀罕自
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貲產分賚軍中以功為次
諸部皆安輯焉穆宗常嘉郭赫功後以針列之女守寧妻
其子胡里罕烏春之後為溫敦氏裔孫曰蒲刺

溫敦蒲刺始居長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閔河蒲刺
初從希尹征伐攝猛安謀克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後
二十餘人用是擢修武校尉天德初充護衛遷宿直將軍
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銜賞之往曷懶路
還可充護衛者使還稱旨遷耶盧梳群牧使改遼州刺史

蓋隆伐宋召為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遇
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士十餘人是時嵩汝兩州
百姓多逃去蒲刺招集使之復其業改莫州刺史徵為太
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御使歷鎮西胡里改顯德軍
使致仕卒

臘醅麻產兄弟者活刺渾水訶隣鄉紇石烈部人兄弟七
人素有名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窩謀罕等為難故臘醅兄
弟乘此際結陶溫水之民浸亾以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
於必罕村野居女直中臘醅心將攻之乃約烏古論部
臘勃董富者撻懶胡什滿勃董王海羅勃董幹茁火勃董

海羅幹茁火間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直有備臘醅等
敗歸臘醅乃由南路復襲野居女直勝之俘略其衆海羅
幹茁火胡什滿畏臘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輕兵邀擊臘
醅等于屯睦吐村敗之盡得所俘臘醅麻產驅掠來流水
牧馬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如骨魯津倍道
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臘醅于野鵲水
日已曛臘醅兵衆世祖兵少歡都慶戰出入數四馬中創
死者十數世祖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庵吐渾
津度江遇敵于蒲蘆買水飲問為誰應之曰歡都問者村
穆宗矢著于弓箠是歲臘醅麻產使其徒舊賊禿罕及斃

及剽取戶魯不樂牧馬四匹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
匹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祖自將伐之臘醅等
偽降還軍臘醅復求助於烏春窩謀罕窩謀罕以姑里甸
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臘醅等暮稜水保固險阻石顯子婆
諸刊亦往從之世祖率兵圍之克其軍麻產遯去遂擒臘
醅及婆諸刊皆獻之遼盡獲其兵使其卒長幹善幹脫招
撫其衆使斜鉢撫定之復使阿離合蕙察暮稜水人情并
募兵與斜鉢合語在烏春得世祖既沒肅宗襲節度使麻
產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者恃陶温
水民爲之助招之不聽使肅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大

泚水與岸齊康宗自阿隣岡乘舟至於帥水舍舟沿帥水
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康宗圍麻產急
太祖來會軍於是麻產先亡在外其人乘夜突圍遯去太
祖曰麻產之家蕩盡矣走將安歸追之麻產不知太祖急
求已也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馬下太祖識之問狀其
人曰我隨麻產來伺軍彼走者二人麻產在焉麻產與其
人分道走太祖命効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
屋鎧水失麻產不見急追之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
澤寧淖麻產棄馬入荏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挑戰
烏古論壯士活臘胡乘馬來問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識

麻產佯應曰麻產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
援槍進戰麻產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
軍至圍之歡都射中麻產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
乃前扶其首而視之見其齒豁曰真麻產也麻產張目曰
公等事定矣遂殺之太祖獻馘於遼

魏恩阿里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祖曰劾魯石父納根涅
世為其部勃董幹准部人治刺勃董海葛安勃董暴其族
人幹達罕勃董及諸弟屋里黑屋徒門抄略其家及抄略
阿活里勃董家侵及納根涅所部穆宗使納根涅以本部
兵往治治刺等行至蘇濱水輒為人為主者拒之輒抄

略其人遂攻烏古論部敵庫德八米里迷石罕城及幹賽
治訶來問狀止蘇濱水西納木汗村納根涅止蘇濱水東
屋邁村納根涅雖款伏而不肯徵償時甲戌歲十月也明
年八月納根涅遯去幹賽追而殺之執其母及其妻子以
歸而使純恩復其所

留可統門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忽沙渾勃董之
子詐都渾蠢水安春之忽沙渾之子也間誘與純塢塔兩
部之民作亂敵庫德純恩皆叛而與留可詐都合兩黨揚
言曰徒單部之黨十四部為一烏古論部之黨十四部為
一蒲察部之黨七部為一凡三十五部完顏部十二而已

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三人戰一人也勝之必矣世祖降附諸部亦皆有離心當是時惟烏延部斜勒勃董及統門水溫迪痕部阿里保勃董撒葛周勃董等皆使人來告難斜勒達紀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臘來既而以其甲來歸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從亂但乞兵為援耳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謾都訶伐敵庫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詣撒改軍中道以四十甲與謾都訶石土門之軍與謾都訶會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鈍恩將援留可聞謾都訶之兵寡以為無備而未知石土門之來會也欲先攻謾都訶謾都訶石土門迎擊大破鈍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獲鈍恩敵

庫德皆釋弗誅太祖至撒改軍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帥皆誅之取其孳累貲產而還鳩塔城亦撤守備而降留可先在遼鳩塔已脫身在外由是皆未獲詐都亦詣蒲家奴降太祖釋之於是諸部皆安業如故久之留可鳩塔皆來降

阿疎星顯水紇石烈部人父阿海勃董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于雙宜大灤獻黃金五斗世祖喻之曰烏春本微賤吾父撫育之使為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亡吾與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念

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為此言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阿踈繼之阿踈自其父時常以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日餘乃遣歸阿踈既為勃董嘗與徒單部詐都勃董爭長肅宗治之乃長阿踈穆宗嗣節度聞阿踈有異志乃召阿踈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陰察其意趣阿踈歸謀益甚乃斥其事復召之阿踈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祿勃董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略定濶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宗略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踈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暘雷電下阿踈所居既又有大光聲如雷墜阿踈城中識者以謂破亡之徵阿踈聞穆宗來與其弟狄故保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董守阿踈城而歸金初亦有兩劾者其一撒改父贈韓國公其一守阿踈城者後贈特進云劾者以兵守阿踈城有二年矣阿踈在遼不敢歸毛睹祿乃降遼使復為阿踈來穆宗聞之使烏林谷石魯濟師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同色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魯勃董邈遜勃董與俱至劾者軍而軍中已易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如一遼使果不能辨劾者詭曰吾等自相攻于汝何事誰識汝

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邈遜所乘馬遼使驚怖走去遂破其城狄故保先歸殺之阿踈聞穆宗以計却遼使破其城殺狄故保復訴於遼遼使奚節度使乙烈來問狀且使備償阿踈穆宗復使主隈禿谷水人僞阻絕鷹路者而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於遼平鷹路非已不可遼人不察也信之穆宗畋於上温水謂遼人口吾平鷹路也遼人以為功使使來償之穆宗盡以其物與主隈禿谷之人而不復備償阿踈遼人亦不復問阿踈在遼無所歸後二年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曷懶甸人畏穆宗執而送之阿踈遂終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績告于天地而以阿踈亡命遼人不與為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閣母婁室略定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踈軍士問之曰爾為誰曰我破遼鬼也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為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為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踈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前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己重既獻而求之則亦

以爲已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
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與契丹俱起在元魏時號庫莫奚歷宇文周隋唐皆號
兵強其後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國其留者臣服于契丹
號東西奚厥後遼太祖稱帝諸部皆內屬矣鐵勒者古部
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世
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遼史今不載奚
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帳三百六十二族甲午歲太
祖破耶律謝十諸將連戰皆捷奚鐵驪王回鹵保以所部
降未幾遼歸于遼及遼主使使請和太祖曰歸我叛人阿

疎降人回鹵保迪里等餘事徐議之久之遼主至鶯鶯

都統果襲之亡走天德回鹵保與遼大臣立秦晉國王耶

律捏里于燕京捏里死蕭妃權國事太祖入居庸關蕭妃

自古北口出奔回鹵保至盧山嶺遂留不行會諸奚吏民

于越里部僭稱帝改元天復改置官屬籍渤海奚漢丁壯

爲軍太祖詔回鹵保曰聞汝誘吏民僭竊位號遼主越

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遼今來臣屬與昔何

異汝與余睹有隙故難其來余睹設有睚眦朕豈從之僅

能速降盡釋汝罪仍俾主六部族總山前奚衆還其官屬

財產若尚執迷遣兵致討必不汝赦回鹵保不聽天輔士

年五月回鹘保南寇燕地敗於景薊間其衆奔潰耶律與古哲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殺之其妻阿古聞之自剄而死先是速古部人據劾山奚路都統撻懶招之不服撻討之鐵泥部衆扼險拒戰殺之殆盡至是速古噶里鐵泥三部所據十三巖皆討平之達魯古部節度使乙列巴降復叛奚馬和尚討達魯古并五院司等諸部諸部皆降遂執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獲者皆還之初太祖破遼兵于達魯古城九百奚族皆來降至是回鹘保死奚人以此附屬亦各置猛安謀克鎮之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成於隋唐之間俱疆為隣國合并為君臣歷八云日餘年相為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遙里氏伯德氏奧里氏梅知氏揣氏

列傳第五

列傳第六

金史六十八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歡都子謀演

冶訶子阿魯補

骨赧

訛古乃

蒲查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土人呼昭祖為勇石魯呼石魯為賢石魯初烏扎薩部有美女名罷敵悔青嶺東混同江蜀東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滓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炷火於箭端而射蜀東水人怪

之皆走險阻久之無所復見却還所居昭祖及石魯以衆
至攻取其資產虜二女子以歸昭祖納其一賢石魯納其
一皆以爲妾是時諸部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
山入于蘇濱耶懶之地賢石魯佐之也其後別去至景祖
時石魯之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安出虎水源胡凱山南
胡凱山者所謂和陵之地是也歡都劾孫子世祖初襲節
度使而跋黑以屬尊蓄異謀不可制諸部不肯受約束相
繼爲變歡都入與謀議出臨戰陣未嘗去左右幹勒部人
盃乃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
難盃乃將與烏春合間誘幹魯紉出水居人與之相結欲

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陰約隸人不歌東詭稱放火爲
歡都胡土二人使注都來謂世祖曰不歌東來告白前日
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
疑之石盧幹勒勃董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
與兄弟搆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便歡都被
甲執戟而起曰彼爲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
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宗
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耳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
此衆皆稱善世祖乃往見盃乃隔鼈刺水而與之言曰不
歌東既告縱火由歡都等謹當如約當先遣不歌東來不

歌束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孟乃見之既而聞之放火者
孟乃家人阿出胡山也孟乃欲開此釁故以誣歡都云臘
醅麻產與世祖遇于野鵲水日已曛惟從五六十騎歡都
入敵陣塵擊之左右出入者數四世祖中創乃止烏春窩
謀罕據活刺渾水世祖既許之降遂還軍於是騷臘勃董
富者撻懶觀勝負不助軍而騷臘撻懶先曾與臘醅麻產
合世祖欲因軍還而遂滅之馳馬前進撻懶者貞惠皇后
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諫曰獨不念愛弟蒲陽溫弟
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溫者漢語云幼弟也世祖母
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歡都言後以撻懶女曷羅
酒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
命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俱為詳穩幹善幹脫以姑里甸
兵來歸使斜鉢勃董撫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誘其衆
入城陷三百餘人歡都為都統往治斜鉢失軍之狀盡解
斜鉢所將軍大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擒故石拔石初耶
悔水納喝部撒八之弟曰阿注阿與人爭部族官不得直
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濱曰撒達辭不失破烏春窩
謀罕城獲三濱撒達并獲其母以為次室撫其二子撒達
告阿注阿必為變不信而殺之撒達臨刑歎曰後必知之
至是阿注阿果為變因穆宗晨出獵糾率七八人操兵入

宅奪據寢門劫貞惠皇后及家人等歡都入見阿注阿曰
汝輩所謀之事柰何閨門眷屬豈足劫質徒使之驚恐耳
汝固識我蓋以我為質也再三言之阿注阿從之貞惠皇
后乃得解而質歡都而撒改辭不失使人告急于獵所穆
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逢告者日午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
使係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結送我兄弟親履畱咸州路入
遼國庫金廐馬與我勿惜歡都亦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
而要穆宗盟穆宗皆從之遂執歡都及阿魚太彎阿魯不
太彎等七人以衣裾相結與阿注阿俱行至遼境乃釋歡
都歡都至濟州實黃龍府使人馳驛要遮阿注阿黨屬惟

縱其親人使去遂殺三濱并其母具報於遼乞還阿注阿
遼人流之曷董城其後阿注阿懷思鄉土亡歸附于係案
女直因亂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見殺總宗襲位之初
諸父之子習烈斜鉢及諸兄有異言曰君相之位皆宗輩
為之柰何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衆聞
之遂帖然自是不復有異言者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
征伐之際遇敵則先戰廣延大議多用其謀世祖嘗曰吾
有歡都則何事不成肅宗時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
圖遼事皆專委之康宗以為父叔舊人尤加敬禮多所補
益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於米里每水薨年六

十二喪歸康宗親迓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天會十五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敏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謀演當阿注阿之難從歡都代為質後與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謀演上怒命坐其下勃董老勃論拔合汝轄拔速三人爭千戶土曰汝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者乎乃命謀演為千戶三人者皆隸焉其眷顧如此天輔五年十二月卒天會十五年贈太子少傅

冶訶系出景祖居神隱水完顏部為其部勃董與同部人把早勃董幹泯水蒲察部胡都化勃董廝都勃董泰神忒保水完顏部安團勃董統八門水溫迪痕部活里其勃董俱來歸金之為國自此益大肅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命歡都冶訶以本部謀克之兵助之冶訶與歡都常在世祖左右居則與謀議出則涖行陣未嘗不在其間天會十五年贈銀青光祿大夫明昌五年贈特進謚忠濟與代國公歡都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俱配享世祖廟廷冶訶子阿魯補骨赧訖古乃散谷散谷子蒲查

阿魯補冶訶之子為人魁偉多智略勇於戰未冠從軍下咸州東京遼人來取海州從勃董麻吉往援道遇重敵力

戰斬首千級從幹魯古攻豪懿州以十餘騎破敵七百進
襲遼主阿魯補徇北地招降營帳二十四民戶數千時已
下西京闍母攻應州未下退營於州北十餘里夜遣阿魯
補率兵四百伺敵城中果出兵三千來襲阿魯補道與之
遇斬首百餘獲馬六十後遼兵三萬出馬邑之境以千兵
擊之斬其將於陣天會初宋王宗望討張覺於平州聞應
州有兵萬餘來援遣阿魯補與阿里帶迎擊之斬敵數千
而還復從其兄虞劄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劄道病卒代領
其衆至乾州降其軍及營帳三十獲印四十與僕虺攻下
義州宗望伐宋與郭藥師戰于白河宗望命阿魯補以二
萬克先登奮戰賞賚特異至汴破淮南援兵斬其二將大
軍退次孟陽姚平仲夜以重兵來襲阿魯補適出其中力
戰敗之既還聞大名開德合兵十餘萬來爭河至河上知
去敵尚遠乃以輕兵夜發詰旦至衛縣遇敵斬首數千級
餘皆潰去師次邢州滹沱橋已焚阿魯補先以偏師營於
水上比軍至而橋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庫物賞之為長
勝軍千戶及再伐宋從宗望破敵於井陘遂下大名府自
大名濟河阿魯補屯於洺州之境時康王留相州大名府
以兵來攻我營阿魯補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敗
之居數日敵復來蘇統制以兵二萬先至阿魯補棄其未

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蘇統制殺之大軍既克
汴京攻洛州敗大名救兵遂下洛州從撻懶攻恩州還洛
人復叛阿魯補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敗之執其守佐
遂與蒲魯懽取信德軍梁王宗弼取開德阿魯補以步兵
五千赴之大名境內多盜命阿魯補留屯其地賊犯莘縣
聞阿魯補至即潰去追襲一晝夜至館陶及之皆俘以歸
從宗弼襲康王既渡淮阿魯補以兵四千留和州總督江
淮間戍將以討未附郡縣遂攻下太平州隳其城廬州叛
以偏師討之敗其騎六千擒三校明日復破敵二營於慎
縣斬首五百張永合步騎數萬來戰阿魯補兵止二千敵

圍之阿魯補潰圍力戰竟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二百而
還再攻廬州與迪古不敗敵萬衆於拓畢至廬州騎兵五
百出戰敗之斬其二校師還宗弼趨陝西道聞大名復叛
遣阿魯補經畧之獨與譯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
下令民間兵器悉上送官於是吏民安堵如故爲大名開
德路都統齊國建阿魯補屯兵於汴城外天會十五年詔
廢齊國已執劉麟阿魯補先入汴京備變明年除歸德尹
割河南地與宋入爲燕京內省使宗弼復河南阿魯補先
濟河撫定諸郡再爲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
地宗弼召阿魯補與許州韓常潁州大臬陳州赤盞暉皆

會於汴阿魯補以敵在近獨不赴而宋將岳飛劉光世等果乘間襲取許頰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其兵犯歸德者阿魯補連擊敗之復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魯補功最皇統五年爲行臺參知政事授世襲猛安兼合扎謀克改元帥右監軍凌速路統軍歸德軍節度使累階儀同三司其在汴時嘗取官舍材木構私第於恩州至是事覺法當議勲議親海陵嘗在軍中惡阿魯補詔曰若論勲勞更有過於此者况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國家立法貴賤一也豈以親貴而有異也遂論死年五十五阿魯補以將家子從征伐屢立功歷官有惠愛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二年贈

儀同三司詔以其子爲右衛將軍襲猛安及親管謀克賜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三百匹

骨赧治訶子善騎射有材幹從討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留可之叛皆有功從太祖伐遼骨赧從軍戰寧江州出河店破遼主親軍皆以力戰受賞襲其父謀克領秦王宗翰千戶攻下中西兩京宗翰伐宋圍太原未下宗翰還西京骨赧以右翼軍佐銀木可守太原是時汾州圍栢榆次嵐憲潞皆有兵來援骨赧凡四戰皆破之大軍圍汴骨赧引萬戶軍屢敗其援兵憲潞等州復叛骨赧引兵復取之并收撫保德火山而還後領軍鎮夏邊在職十二年天會八

年授世襲猛安天眷初爲天德軍節度使致仕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襲猛安加宣武將軍

訛古乃治訶子姿質魁偉年十四隸秦王宗翰軍中常領兵行前爲偵侯及大軍襲遼主訛古乃以甲騎六十追遼招討徒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獲遼公主牙不里以獻有軍來爲遼援方臨陣中有躍馬而出者軍帥謂之曰爾能爲我取此乎訛古乃曰諾果生擒而還問其名曰同瓜蓋北部中之勇者也訛古乃善馳驛日能千里及伐宋屢遣將命以行天會八年從秦王在燕聞余睹反於西北秦王令訛古乃馳驛以往訛古乃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皇

統元年以功授寧遠大將軍豪刺唐古部節度使五年授千戶六年遷西北路招討使九年再遷天德尹西南路招討使天德二年召見四年遷臨洮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年五十三

蕭查自上京梅堅河徙屯天德初爲元帥府扎也使於四方稱職按事能得其實領猛安皇統間除同知開遠軍節度使斥候嚴整邊境無事正隆初爲中都路兵馬判官是時京畿多盜蕭查捕得大盜四十餘人百姓稍安改安化軍節度副使大定二年領行軍萬戶充邳州刺史知軍事領本州萬戶管所屯九猛安軍昌武軍節度使山東副都

統撤改南征元帥府以蒲查行副統事入為太子少詹事
再遷開遠軍節度使襲伯父骨赦猛安歷婆速路兵馬都
總管西北路招討使卒蒲查性廉潔忠直臨事能斷凡被
任使無不稱云

贊曰賢石魯與照祖為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為之臣蓋金
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都
為首治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叙焉

列傳第六

列傳第七

金史六十九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險脫修

太祖諸子

宗雋 本名訛魯

宗傑 本名沒里野

宗強 本名阿魯

爽 本名阿都

可喜

阿瑣

宗敏 本名阿魯補

元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后
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雋潘王訛魯
宣獻皇后生睿宗幽王訛魯元妃烏古論氏生梁王宗

薄衛王宗強蜀王宗敏崇光蕭氏生紀王習泥烈息王寧
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幹忽宗幹宗望宗弼自
有傳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爲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
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爲尚書
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
三省事進封交國王旣而以謀反誅

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謚孝悼天眷
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顛爲會寧收封鄧王後爲上京
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撈海陵爲相

將謀弒立構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
傑太師進封趙王

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爲燕京留
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
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
節度使改安武軍留守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
坐與其弟阿鎖及從父兄亨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
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渡淮分遣
使者剪滅宗室爽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

璋推爽弟阿瑱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祕書監毋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恩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遷官藉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開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陞擢爽疾少

將復上如涼陞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卿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爲法以爽賢命所有闕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勅有司曰然主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既薨上悼痛較朝遣官致祭恤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爲恨其見友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庭括部族節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
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即位即棄州來歸與其兄歸化州
刺史阿鄰會于中都是時弟阿瓊權中都留守事可喜謂
阿鄰曰阿瓊愚戇恐不能撫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鄰乃行
可喜留中都聞世宗發東京乃迎見于麻書舖除兵部尚
書佩金牌將兵往東京行至中都聞南京已定遂止可喜
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異志世宗初至中
都倥傯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
幹論正隆末被詔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監完顏毅美
軍于歸化次彰德會獨口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
之幹論不聽率兵來迎和尚亦以所將蒲輦兵列陣待
之幹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
置酒相勞幹論托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時出門與
其心腹密謀欲就執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覺之佯為不知
使其從者迫而伺之幹論不得發上至中都近郊幹論上
謁上亦撫慰之幹論自憐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
幹里朶為人狡險表圖車幹論取兵于河南統軍使陔滿
訛里也幹里朶與俱來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
熙宗殺逆構殺韓王亨世宗疎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
自領其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為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

於是可喜幹論李惟忠幹里朶璋布輝謀欲因扈從軍士
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益安沃窟刺必不違我惟忠曰惟
忠嘗為神翼軍總管有兩鐵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
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
論往約沃窟刺沃窟刺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
在松傳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
歸乙亥夜召幹論惟忠幹里朶璋布輝會其家沃窟刺以
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
擒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詣有司自首既下詔獄可喜
不肯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款伏上念兄弟少

太祖孫惟數入在惻然宥之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
孫皆不緣坐遂誅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等其沃窟刺
下謀克士卒皆釋之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濬州防禦
使辛巳詔天下是日賜扈從萬戶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
克綃十匹甲士綃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賜各有差
阿瑱宗強之幼子也長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
國上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居於中都海陵伐宋以左
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舊世
宗即位東京阿瑱與璋率守城軍官烏林谷石家奴等入
留守府殺沙离只府判抹撚撒离喝衆以阿瑱行留守事

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謀克石家奴烏林谷愿蒲察蒲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東京大定二年授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名鷹詔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軍以毋憂去官起復興平軍節度使賜以襲衣廐馬遷廣寧尹坐贓一萬四千餘貫詔杖八十削兩階解職入見于常武殿上曰朕謂汝有才力使之臨民今汝在法當死朕以親親之故曲爲全貸當思自今戒懼勿復使惡聲達于朕聽改平涼濟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王海陵謀弒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弒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乃宗敏宗敏

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於衆曰
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蟻螽爾何
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爲太師進封爵妃蒲察
氏進國號封子撒合魯舒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
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
罕遂見殺大定間詔復官爵
昨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第查
刺爲安武軍節度使自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
阿虎特子尚主進禮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
不能飲上怒伏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

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
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
意謂已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
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答曰無昨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
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疎由是海陵謂昨有
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楞是時阿楞方
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
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嘗疑
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
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

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刺特思鞫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刺并殺特思海陵乘此并擠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旣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刺阿楞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譎詐睚眦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賽里斜野裴蒲胡撻達魯古斯列耶律吳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諭獲遼留守迪越家人輜重并降群牧官米盧瓦得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賽里等趨業迭遂以偏師深入敵邀擊之撒合戰沒蒲家奴至旺國崖西賽里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天眷二年方捕宗雋賽里坐會飲其家奪官爵未幾復官皇統四年授世襲謀克轉都點檢封幽國公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兼中書令進拜太保左丞相監修國史罷爲左副元帥無何復爲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監修國史出爲南京留守領行臺尚書省事復爲左副

元帥兼西京留守再爲太保領三省事復爲左丞相兼都
元帥賽里自護衛未十年位兼將相常感激思自効以報
朝廷雖於悼后爲母黨后專政大臣或因之以取進用賽
里未嘗附之皇太子濟安薨魏王道濟死熙宗未有嗣子
賽里勸熙宗遷後宮以廣繼嗣不少顧忌於后后以此怨
之與海陵同在相位未嘗少肯假借海陵雖尊而心憚賽
里外以屬尊加禮敬而內嘗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賽里因
與后共力排出之賽里亦不以是少變胙王常勝死熙宗
納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及妃數人將以常勝妻爲后未
里也及海陵弑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賽

列傳第八

金史七十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撒改

宗憲

習不失

宗亨

宗賢

石土門

忠

思敬

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
於次最長景祖方訂定諸部愛世祖膽勇材畧及諸子長
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
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

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劾者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爲國相
穆宗履藉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服己者使撒改取馬紀
嶺道攻阿踈穆宗自將期阿踈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
塞水烏延部斜勒勃董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
會軍阿踈城下此爲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潁蠢星顯
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
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
來會阿踈城下鈍恩在南阿踈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
即會攻阿踈聞其用斜勒計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
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踈然後深以先取鈍恩城爲

功也及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塢塔等軍而阿踈亡入
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塢塔鈍恩皆降康宗沒太祖稱
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
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
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
上獲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
及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
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
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千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
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

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決於迪古迺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啓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爾宗爲國相既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位後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七月太宗爲諳班勃極烈撒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尖阿買勃極烈果國論吳勃極烈勃極烈女直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優禮絕等果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辭不失以宗

室同封拜九月加

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薨太祖往

弔乘白馬勢額哭之

慟及葬復親臨之賜以所御馬撒改

爲人敦厚多智長子用人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每以宗臣爲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

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
又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
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
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
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其與我
合由是器重之捷懶宗雋唱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折
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策
以捕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丞
熙宗從容謂之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爲不當
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誠慮深遠自今以往其意

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
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
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
念希尹錄用其孫幸其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
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爲應奉
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
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耶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行
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爲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使封河內
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襄武
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若能來實

至此若爲紇石烈志寧白彥敬所遏亦不煩叔憂宗憲聞
世宗即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于小
遼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設英同議軍
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京
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爲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卿
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
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事
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溫王爽各一本移
判高山奴前爲寧州刺史以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孫宗
族中無顯仕者以爲秘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其

事宗憲曰高山奴傲狠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
其父祖有功爾旣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
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
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其世襲多擾
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
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
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
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
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
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爲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
次子也初昭祖父無繼嗣與昭順皇后徒單氏禱於巫而
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其母昭祖沒徒
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氏自以爲
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肅
宗與拒桓被散達戰於幹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
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豁改原而身出搏
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
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方戰其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
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燕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

乎何爲摧鋒居前如此以弓弮繫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
失之功居多桓被散達既敗習不失馬棄陣中者亦自歸
世祖嘗疑木甲孛里篤或與烏春等爲變遣習不失單騎
往觀孛里篤與勿魯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
昵昵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棄馬而歸其
勇趨如此孟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春與烏春遇
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東緼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
春執孟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人賞功穆宗太祖
歡都習不失皆爲詳穩烏後與阿里合憲幹帶俱佐撒改
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店

之役惟習不失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挫其軍鋒
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杲俱
爲勃極烈習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
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
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
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今國家迭有大慶可減昂以無
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聞太祖
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
撒改比侔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
見恐太祖感動而疾轉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輒問曰阿買
勃極烈安在太宗給對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贈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
廟廷謚曰忠毅子鶻沙虎國初有功天會中爲真定留守
子撻不也

宗亨本名撻不也性忠謹天輔初以宗室子充護衛擒宗
磐宗雋有功加忠勇校尉遷昭信校尉尚廐局直長三年
陞本局副使丁父憂時宗正官屬例以材選宗亨在選中
遂起復爲淑溫特宗室將軍改會寧府少尹歷登州刺史
改獻州刺史澤州定爲特滿群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
改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職領武陽軍

都總管過淮世宗即位以手詔班賜宗亨宗亨得詔即入朝大定二年授右宣徽使未幾爲西北路兵馬都統以討契丹賊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遇于花道宗亨與左翼萬戶蒲察世傑等以七謀克軍與之戰失利及窩斡敗其黨括里札八率衆南奔宗亨追及之札八詐稱降宗亨信之札八詭曰括里走願往邀宗亨不聽乃大縱軍士取賊所棄囊橐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札八亡入于宋坐是降爲寧州刺史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從都統杲取中原襲遼帝于鴛鴦樂宗翰使撻懶襲耶律烏哥都統使蒲家奴及賽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賽里斜野裴蒲胡撻達魯古斯列耶律吳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諭獲遼西守迪越家人輜重并降併牧官木盧瓦得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賽里等趨業迭遂以偏師深入敵邀擊之撒合戰沒蒲家奴至旺國崖西賽里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天眷二年方捕宗雋賽里坐會飲其家奪官爵未幾復官皇統四年授世襲謀克轉都點檢封函國公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兼中書令進拜太保左丞相監修國史罷爲左副元帥無何復爲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監修國史出爲南京留守領行臺尚書省事復爲左副

元帥兼西京留守再爲太保領三省事復爲左丞相兼都
元帥賽里自護衛未十年位兼將相常感激思自効以報
朝廷雖於悼后爲母黨后專政大臣或因之以取進用賽
里未嘗附之皇太子濟安薨魏王道濟死熙宗未有嗣子
賽里勸熙宗選後宮以廣繼嗣不少顧忌於后后以此怨
之與海陵同在相位未嘗肯假借海陵雖尊而心憚賽
里外以屬尊加禮敬而內常患之海陵知悼后怨賽里因
與后共力排出之賽里亦不以是少變昨王常勝死熙宗
納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又妃數人將以常勝妻爲后未
果也及海陵弒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賽
里聞召以爲信然將入宮黑胡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爲后
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母爲熙宗將立常勝妻而先殺之
也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左右無助
爾遂遇害

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爲其部長
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又
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遼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遼
孫歲餘厚其餼廩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籠爲贈結
其厚意又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爲助糴費使世祖
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离左右世祖疾愈辭

歸與握手為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魁偉身放善戰質直孝友彊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邁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泉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幹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幹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腹石土門拔箭戰愈方阿斯邁與勇士七人步戰殺幹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嘉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秋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弟阿斯邁尋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鳥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王師攻下西京賜以金牌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侯其獲當以為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繼聞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人師還嘗齎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

將舉兵伐遼而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馮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爲我決之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仗義而西君以爲如何迪古乃曰以王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廬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禦遼主兵次交刺迪古乃與銀术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幹魯蒲察會幹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幹魯古等禦耶律捏里敗之于濊黎山拔顯州乾惠等州降天輔二年與婁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東京而敢輒來谷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澤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鷄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爲耶懶路都勃董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木實勸之田益之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習失康宗時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習室從幹審軍太祖攻寧江州習室摧鋒力戰授猛安後從斜也克中京襲遼主于鴛鴦濼畧定山敗夏將李良輔兵與婁室俱獲遼帝

于余睹谷宗翰伐宋與銀木可圍守太原明年攻襄垣下
潞城降西京至汴元帥府以懷孟北阻太行南瀕河控制
險要使習室統十二猛安軍鎮撫之於是殄平寇盜招集
流亡四境以安天會五年薨熙宗時贈特進大定間謚威
敏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群臣勲業最著者
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
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幹
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
源郡王銀木可隋國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
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交國公劉彥宗特進幹魯古
齊國公韓企先并習室凡二十一人初海陵罷諸路節度
置蘇濱路節度使世宗時近臣奏請改蘇濱爲耶懶節度
使不忘舊功上曰蘇濱耶懶二水相距千里節度使治蘇
濱不必改石土門親管猛安子孫襲封者可改爲耶懶猛
安以示不忘其初

流方止

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蕪之子辭不失
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體貌雄偉美鬚髯純直有
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隣淀方獵因詔
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
兄習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

洛陽園汴皆有功師還隸遼王宗幹麾下太宗幸東京溫湯思敬權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克從征木虎麟有功遂充護衛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雋功遷顯武將軍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嘆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押懶路萬戶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廐馬錢萬貫及歸復遣使賜弓劍是年入爲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檢無何爲吏部尚書天德初爲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請觀錢塘江湖思敬不觀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

於錢塘者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丞罷爲真定尹用廉於河內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爲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孛古底視地形衝要或于狗灤屯駐伺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禦遠斤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爲限詔孛古底曰爾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敬選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爲元帥右都監以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僞節度特末也獲

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幹執窩幹并其母徐輦妻子弟姪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廐馬名鷹拜右副元帥經略南邊駐山東罷爲西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仍經略山東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主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以縣量留軍衆以爲備禦俟邊事寧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爲保聚其田土與

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爲北京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爲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爲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爲妾至是其兄乞離異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家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漢人以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直猛安其三鹽澤官可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勾當副千戶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直語言文字上皆從之其後女直人試進士夾谷衡尼庵古鑑徒單鑑完顏匡輩皆由

此致宰相實思敬啓之也久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實錄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從諫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孫吾儆木特太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將軍授速濱路寶鄰山猛安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撤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爲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前人之愆著勲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爲強宗而取遼之策卒定干迪古乃豈天運陰有以相之邪

卷八

六年刊

金史

十五

列傳第九

金史七十一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修

幹魯

幹魯古勃董

婆盧火

五扎忽

闌毋

宗叙

本名德壽

幹魯韓國公劾者第二子康宗初蘇濱水合國部幹魯勃
董及幹準職德二部有異志幹帶治之幹賽幹魯為之佐
遂伐幹魯接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幹賽母疾
病幹魯代將其兵者數月幹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
則戰入則守幹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幹魯

列傳第九

金史七十一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修

幹魯

幹魯古勃董

婆盧火

五扎忽

闍毋

宗叙 本名德壽

幹魯韓國公劾者第二子康宗初蘇濱水合國部幹豁勃

董及幹準職德二部有異志幹帶治之幹賽幹魯為之佐

遂伐幹豁接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幹賽毋疾

病幹魯代將其兵者數月幹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

則戰入則守幹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幹魯

統諸軍與闡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幹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爾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甌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覲覲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撻不野杓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曰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直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諭之幹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董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幹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刺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幹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爾幹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

沃里活水我軍旣濟末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
下明日末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
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
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旣已克敵下城何爲多殺昔先
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旣而往往招其部人
來降今此輩亡後只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
哥等執末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
先太師蓋謂世祖云未幾撻不野執末昌及鐸刺以獻皆
殺之於是遼之南敗係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以幹魯
爲南路都統迭勃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遼法省賦

稅置穩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幹魯上謁于婆魯貝
水上慰勞之辛亥幸幹魯第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燭
俛水部實里古達殺酬幹僕忽得幹魯分胡刺古烏蠢之
兵討之酬幹宗宗子魁偉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多見任用
以兵五百敗室韋獲其民衆及招降燭俛水部以功爲謀
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燭俛水部領行軍千
古從破黃龍府戰達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
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至是與酬幹同被害幹魯至石
里罕河實里古達逐去追及于合撻刺山誅其首惡四人
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幹等

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水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
戶爲一謀克以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爲質幹
魯乃還天眷中酬幹贈奉國上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
軍幹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據城
西浮圖下射攻城者幹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復以精
銳乘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
萬來救遼次于天德之境婁室與幹魯合軍擊敗之追至
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勝計遼
主在陰山青塚之間幹魯爲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勃刺
叔撒曷適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於白水樂獲

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其
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種
爾魯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兵遼主無歸勢
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朮可往代
州受之詔徧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
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
其命謹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
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朮可不須往矣遼趙王
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
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幹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

詔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決之幹魯奏曰夏人
不盡歸戶口資帑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
取所賜夏人疆土盖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或不
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
夏誠有異圖宜謹守備盡索在夏戶口通聞兩國事審處
之幹魯復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
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卿復及此疆場之事當
慎毋忽及宗翰寺伐宋幹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
會五年薨皇統二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
庭子撒八銀青直祿大夫子賽里

幹魯古勃董宗室也太祖伐遼使幹魯古阿魯撫諭幹
忽忽審兩路係遼女直與遼節度使撻不也戰敗之斬撻
不也酷輦崩阿魯止孛等十四大彎皆降幹忽忽審兩路
亦降與遼都統實婁戰于咸州西敗之斬實婁于陣與婁
室克咸州陷滿忽吐以所部降于幹魯古鄰部戶七千亦
來歸遂與遼將喝補戰破其軍數萬人太祖嘉之以爲咸
州軍帥幹魯伐高永昌于東京幹魯古以咸州軍佐之遼
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等將二萬
衆合幹魯古咸州兵往擊之胡突古嘗叛入于遼居于東
京南永昌據東京太祖索之以歸幹魯古伐永昌以便宜

署胡突古爲千戶散都魯訛魯補皆無功亦以便宜除官
及以便宜解權謀克斛拔魯黃哥達及保等職皆非其罪
太祖聞之盡復斛拔魯等謀克胡突古等皆罷去太祖聞
幹魯古軍中往往鬪馬而官馬多匿於私家遂檢括之耶
律捏里佛頂遣幹魯古書請和幹魯古以捏里書并所答
書來上且請曰復有書問且如何報之詔曰若彼再來請
和汝當以阿疎等叛亡索而不獲至於交兵我行人審刺
亦不遣還若歸審刺及送阿疎等則和好之議方敢奏聞
仍恐議和非實無失備禦耶律捏里軍疾黎山幹魯古以
兵一萬戍東京太祖使迪古乃婁室復以兵一萬益之詔

曰遼主失道肆命徂征惟爾將士當體朕意拒命者討之
服者撫安之母貪俘掠毋肆殺戮所賜捏里詔書可傳致
也詔捏里曰汝等誠欲請和當廢黜昏主擇立賢者副朕
弔伐之意然後可議和約不然當盡并爾國其審圖之捏
里復書幹魯古云降去人痕孛見還則當送阿疎等上曰
痕孛等乃交兵之後來降阿疎則平日以罪亡去其事特
異復詔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疎至顯州各遣重臣議
疆場事幹魯古等攻顯州知東京事完顏幹論以兵來會
即以兵三千先渡遼水得降戶千餘遂薄踏州郭藥師乘
夜來襲幹論擊走之幹魯古等遂與捏里等戰于疾黎山

大敗遼兵追北至阿里真陂獲佛頂家屬遂圍顯州攻其城西南軍士神篤踰城先入燒其佛寺煙焰撲人守陴者不能立諸軍乘之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徵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徙成川州人于同銀二州居之捏里再以書來請和幹魯古承前詔以阿踈爲言答之駐軍顯州以聽命賜幹魯古等馬十匹詔曰汝等力摧大敵攻下諸城朕甚嘉之遼主未獲人心易搖不可恃戰勝而失備禦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幹魯古以便宜命復其職仍令世襲幹魯古久在咸州多立功亦多自恣劾里保雙古等告幹魯古不法事遼帝在中京可追襲而不追襲咸州糧草豐足而奏數不以實攻顯州獲生口財畜多自取捏里孛刺束等亦告孛革魯葛麻吉窩論赤閏阿刺本乙刺等多取生口財畜遂以闍哥代爲咸州路都統闍哥亦宗室子也旣代幹魯古治咸州初迪古乃婁室奏攻顯州新降附之民可遷其富者于咸州路其貧者徙內地於是詔使闍哥擇其才可幹事者授之謀克其豪右誠心歸附者擬爲猛安錄其姓名以聞饑貧之民官賑給之而使闍母爲其副統云久之遼通棋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家詣咸州都統降上曰遼人賦歛無度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諸部擇善地以處

之太祖召幹魯古自問之幹魯古引伏闕哥賴窩論等詔
降幹魯古爲謀克而禁錮窩論等天輔六年討賊于牛心
山道病卒天眷中贈特進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大定
十五年謚莊翼

婆盧火安帝五代孫太祖伐遼使婆盧火徵迪古乃兵失
期杖之後與渾黜以四千人往助婁室銀朮哥攻黃龍府
辭勒罕轍字得兄弟直撚里部人嘗寇耶懶路穆宗遣婆
盧火討之至阿里門河辭勒罕僞降遂略馬畜三百而去
復元勒部掠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婆盧火討之婆盧火渡
蘇衣河招降旁近諸部因籍丁壯爲軍至特滕吳水轍字

得僞降復叛去執而殺之婆盧火至特鄰城圍之辭勒罕
逃去婆盧火破其城執其妻子辭勒罕遂降曰我之馬牛
財貨盡矣何以爲生婆盧火與之馬十匹直撚里部產良
馬太祖使紇石烈阿習罕掌其畜牧波婆盧火及子婆速俱
爲謀克天輔五年摘取諸路猛安中萬餘家屯田于泰州
婆盧火爲都統賜耕牛五十婆盧火舊居按出虎水自是
徙居秦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俱徙焉唯
族子撒刺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徙太祖取燕京婆盧
火爲右翼兵出居庸關大敗遼兵遂取居庸蕭妃逃去都
監高六等來送款乞降習古乃追蕭妃至古北口蕭妃已

過三日不及而還上令婆盧火胡實奢率輕騎追之蕭妃
已遠去獲其從官統軍察刺宣徽查刺并其家族及銀牌
二印十有一及迭刺叛婆盧火石古乃討平之其群官率
衆降者就使領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之同
時有婆盧火者婁室平陝西婆盧火繩果監戰後爲平陽
尹西南路招討使終於慶陽尹秦州婆盧火守邊屢有功
太宗賜衣一襲并賜其子剖叔八年以甲冑賜所部諸謀
克天會十三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駐烏骨
迪烈地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剛毅子剖叔襲猛安天眷
二年爲秦州副都統子幹帶廣威將軍婆速官特進子吾

札忽

吾札忽善騎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卽君都管從征伐有
功授脩武校尉皇統二年權領秦州軍平陝西至涇州大
破宋兵於馬西鎮超遷寧遠大將軍襲猛安復以本部軍
從宗弼權都統正隆末從海陵伐宋契丹反與德昌軍節
度使移室蕙同討契丹許以便宜從事大定初除咸平尹
駐軍秦州俄改臨潢尹攝元帥左都監與廣寧尹僕散渾
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蕙解臨潢之圍契丹引衆東行
吾札忽追及于宓歷山押軍猛安契丹忽刺叔以所部助
敵攻官軍官軍失利秦州節度使烏里雅來救未至臨潢

與敵遇烏里雅敗僅以數騎脫歸敵攻泰州其勢大振城
中震駭將士不敢出戰敵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
里蒲率軍士數人持鎗刀循城應敵力戰斫刈其衆敵乃
退泰州得完吾札忽廼使謀克蒲盧渾徙百姓旁邑及險
阨之地以俟大軍明年聚甲士萬三千於濟州會元帥謹
衍敗窩幹於長樂戰霧霖河戰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節
度使卒吾札忽性聰敏有才智善用軍常出敵之不意故
能以寡敵衆而所往無不克號爲鶻軍云

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幹魯
伐之闍母等爲之佐巴克潘州城中出奔者闍母邀

殆盡與永昌隔沃里活水衆遇渚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
濟諸軍畢濟軍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母破之于
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匹及幹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
之於是闍母爲咸州路副統遼議和久不成太祖進兵詔
咸州路都統司公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
渾河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
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
降都統果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皆
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妻室等於
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茨塞其隙城中出

兵萬餘特燒之温廸罕蒲匣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蒲匣
自執旗奮擊却之又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閣母與麾下
乘車先登諸車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
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
馬邑縣南復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
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閣母以三千擊之閣母使士卒皆去
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
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
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與中府宜州
復叛閣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閣母曰遼之土地皆爲我

有故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勃董受劫
斛鉢吾捷等獲契丹九斤與中平閣母爲南路都統討回
离保詔曰回离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自斃
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討耶律奧古古等殺回离保于景前
之間其衆遂潰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閣母自錦州往討
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濕四州之民閣母至潤州擊走張
覺軍遂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復以敗覺兵於營州東北
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五女壩逐水草休息使僕
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賊以不得與覺交通九月
閣母破覺將王孝古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

於兔耳山闍母大敗太宗使宗望詰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與見太宗乃赦闍母召宗望赴闕闍母連破偽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恤兵民甚善諸軍之賞與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場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宜州拔义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許田獵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請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皆請以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闍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為都統以監戰事於是闍母為都統掃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闍母撻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闍母為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滄青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烏林答泰欲破之闍母克濰州迪古補木烈連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林答泰欲破敵于靈城

宗及議伐康王闍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

群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四十熙宗時追封吳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諡莊襄子宗叙

宗叙本名德壽閣母第四子也奇偉有大志喜談兵天德二年充護衛授武義將軍明年授世襲謀克擢御院通進遷翰林待制兼脩起居注轉國子司業兼左補闕正隆初轉符寶郎在宮職凡五年皆帶劔捍領宿衛遷太宗正承以母憂去官以本官起復未幾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改左驍騎都指揮使明年海陵幸南京宗叙至汴契丹撤八反宗叙為咸平尹兼本路六馬都總管以甲仗四千

付之許以便宣宗叙出松亭關取牛運于廣寧聞世宗即位將歸之廣寧尹按答海弟燕京勸宗叙乃還興中白彥敬紇石烈志寧使宗叙奉表降宗叙見世宗於梁魚務授寧昌軍節度使明年二月契丹攻寧昌宗叙止有女直渤海騎兵三十漢兵百二十人自將擊之遇賊千餘騎漢兵皆散走宗叙與女直渤海三十騎盡銳力戰身被二創所乘馬中箭而仆遂為所執居百餘日會賊中有臨潢民移刺阿塔等盜馬授之得脫歸宗叙陷賊又盡得其虛實見元帥完顏謀衍平章政事完顏元宜謂之曰賊衆烏合無紀律破之易爾於是帥府欲授軍職宗叙見謀衍貪鹵掠

失事幾欲歸白上不肯受職曰我有機密須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唐寧矯取驛馬馳至京師而帥府先事以聞上遣中使詰之曰汝爲節度不度衆寡戰敗被獲幸得脫歸乃拒帥府命輒自乘傳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還軍併力破賊宗叙附奏曰臣非辭難者事湏面奏不得不來遂召入乃條奏賊中虛實及諸軍進退不合事機狀詔大臣議皆以其言爲然是時已詔僕散忠義代謀衍爲元帥進討於是拜宗叙爲兵部尚書以本職領左翼都統率宗寧烏延查刺烏林答刺撒魯各千人號三萬佐忠義軍至花道遇賊與戰右翼都統亦亨先敗走忠義亦引却宗叙勒本部

進擊之麾帳下士三百捨馬步戰賊不得逞大軍整列復至合勢擊之賊遂敗去而元帥右監軍紇石烈志寧率軍至追及窩斡於隋水大破之後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至七渡河復大敗之元帥忠義遂留宗叙自從賊平入爲右宣徽使宋兵據海州將謀深入詔以宗叙爲元帥右監軍往禦之宗叙駐山東分兵據守要害敵不得西尋奉詔與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參議軍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頗兵邊陲飛輓頗艱乞俟秋涼進發上從其請及還軍後以成算賜襲衣弓矢九月渡淮宗叙出唐鄧比至襄陽屢戰皆捷明年宋人請和軍還除河南路統軍使河

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宗叙
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決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
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決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
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扇讎為邊患梁肅亦
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師拜參
知政事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
吏為姦率斂星火所費倍蓰委積經年腐朽不可復用若
此等類百孔千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參朝政擇利而行以
副朕心及與上論南邊事宗叙曰南人遣諜來多得我事
情我遣諜人多不得其真善惡以厚賞故也上曰彼以厚

利資謀人徒費其財何能為也十一年奉詔巡邊六月至
軍中將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叙還七月
病其遺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力疾使其子上之薨年
四十六上見其遺表傷悼不已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
祭賻銀千兩綵四十端絹四百匹上謂宰臣曰宗叙勤勞
國家他人不能及也初宗叙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
廩粟既貧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
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暑
寒暑往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
生業朕甚閔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邊圉固卿等

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成所以番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為末事耶往歲泰政宗叙嘗為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將親覽上追念宗叙聞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列傳第

